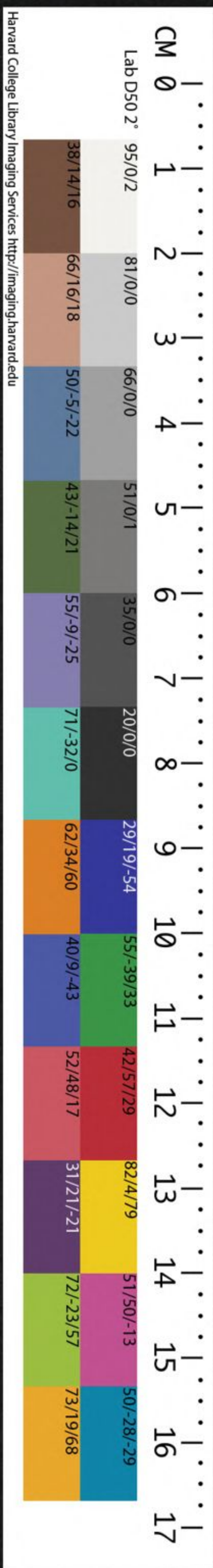


T 2512/4920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5 1941



鼎鑿葉太史彙纂玉堂鑑綱卷之六十四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南宋紀 附金紀

孝宗皇帝

諱昚太祖六世孫秀王偁之子也母張氏生昚於秀州有嘉禾之瑞初高宗無子育于宮中未幾立為皇太子賜名瑋受高宗禪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八崩于重華殿謚曰哲文武成孝皇帝葬永阜陵○帝性至孝事上皇二十六年孝養備至升遐之日哀慕尤切有恢復之志值金主賢明仁恕無可乘之釁南北講好俱得休息矣

鑑癸未隆興元年

金大定三年○西遼崇福十年○夏天盛十五年

春正月壬辰朔帝受

朝于文德殿遂朝于德壽宮自是歲以為常

劉定之曰孝宗之奉親考諸史氏所載朝太上皇于德壽宮從太上皇幸聚景園無歲不然無節不爾太上皇年七十既加尊號太上皇年八十又加尊號其文與情無至始與終無倦可謂於子道無虧者矣

孝宗子道無虧

鑑以史浩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浩既相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冤宜復其官爵錄其子孫從之

孝宗之鼎光
岳飛

許浩曰史浩為相首言三人是義舉也若三人者尚在浩能用乎曰不能也趙鼎李光雖死時不有張浚乎浚蓋孝宗之鼎光也史浩沮之岳飛雖死時不有吳璘乎璘蓋孝宗之岳飛也史浩抑之是則三人雖在其亦浚與璘而已矣烏能用之然則奚為而請曰鼎光無罪岳飛久冤天下所共忿也浩以此慰人望要人心耳豈誠愛鼎光與飛哉

倚魏公為長城

鑑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浚薦陳俊卿為宣撫判官帝以議和召俊卿及浚子栻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壖而宣反江進舟山東以為吳璘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時金人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朝廷震恐浚言北敵詭詐不當為之動宜以大兵屯盱眙縣名屬鳳陽府濠今鳳陽府臨淮縣廬今為廬府備之詔從焉栻浚長子也時開府叅佐皆一時之選栻年少為機宜文字

叅佐皆一時之選

諸人皆以為不及

不及也
內贊密謀外叅庶務其所綜畫幕府古者出征以幕帳為府署諸人皆自以為不及也

于典曰吾于孝宗比魏公以長城而知其志在于守矣何則城言守也所以禦敵而非所以伐敵也備人之攻而非所以攻人之備也使是城而喻于全盛之日君子則謂之保障而非所以禦外夷南牧之驕使是城而喻于偏安之時君子則謂之藩籬而實以阻中原北伐之徑焉耳聽其言若壯而究其情則是畫地之心而非焚舟之志也苟安一隅之意而非併吞八荒之心也限之以為江淮之藩垣而非進之以為北門之鎖鑰也固非人之所以窺我亦非我之所以攻人者斯則長城之倚之謂也向使中央意復仇勵精脩攘而

豈徒以長城者命之哉

屠隆曰孝宗恢復之志始未嘗不銳也而浚則不能無負于孝宗焉問其動靜問其飲食問其顏貌其所屬望于浚何如切也且曰朕倚魏公如長城夫謂之魏公是不名其臣也見禮之重馬謂之長城是不小其用也見知之深焉謂之倚必不敢自失其所謂也見任之至焉夫以禮之重知之深任之倚必不敢自失者即當挽吳江之水以洗關河嵩洛之腥穢可矣奈之何其負之也何也有容者相之度也好謀者將之紀也忌人之有技而踈于規畫以自用至於沮趙鼎詆李綱殺曲端休休之量固如是乎敗于符離敗于富平又敗于淮西區區江左尚能堪此幾敗耶付託不効浚于是乎有愧辭矣長城之倚安在哉史譏其量狹不能下士智闇不能知人斯言得之矣

張浚不能下士知人何如

鑑三月以張燾叅知政事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初次膺為右正

呼其官而不名

直言次膺稱首

孝宗銳意恢復備守是為良規

帝王之兵當出萬全

言乃諫和議為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即位召為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為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閔之貪饗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姦罔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下矚之故渡江以後直言之臣稱次膺為首

鑑夏四月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為備守是為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浚謀之士時與不教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歛兵而遁迹取快一時含冤萬世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辨論于殿上浚曰中原又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為應浩曰勝廣以鋤耨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傑矣浚因內引奏浩意不

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為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會顯忠宏淵亦獻搆虹音絳縣靈壁二縣俱屬鳳陽府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

綱五月史浩免浩忽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為哉不去何待入對因奏陳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為子孫憂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丐免侍御史王十朋論浩懷姦誤國等八罪遂罷浩知紹興府

王十朋論史浩

入城宣布德意

鑑李顯忠復靈壁遂會邵宏淵復虹縣金將士多降時金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

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乃出降。宏淵耻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

招撫直關西將軍

鑑李顯忠敗金蕭琦于宿州。獲之。復其城。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乃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

十年來無此克捷

綱天中節。帝率群臣詣德壽。自上壽。自是歲以為常。

鑑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于符離。縣名今併入屬鳳陽府宿州金紇石烈志寧。

自睢陽引兵攻宿州。顯忠擊却之。金孛撒復率步騎十萬來攻。晨

搖扇清涼且不堪

薄城下。列大陣。顯忠請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殺百餘人。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况烈日中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諸將各遁。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積屍與牛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已上。百餘步。顯忠取斧砍之。敵始退却。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軍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嘆咤曰。天未欲平中原耶。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顯忠往見張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為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疏自劾。

張浚三為將
而三敗績

問張浚恢復
之計何如

浚視趙奢韓
信相遠

君臣相與以
成治功

孝宗呼魏公
而不名

魏公得君之
專

父子破家狗
顯忠志復中
原

劉定之曰宋之任張浚非不重也然三命為將而三至敗績者

何哉蓋以量狹而不能下士智黯而不能知人故耳建炎之初浚奉命出兵道由同州鄜延以擣虜虛復拒吳玠之議必與虜戰遂為虜所乘夫是以有富平之敗至紹興七年浚視師淮西酈瓊與王德素不相下岳飛言其必爭而浚觀然不聽夫是以有酈瓊之叛孝宗即位命浚都督荆襄總率李顯忠邵宏淵等進克宿州宏淵與顯忠不相能而浚不能禁士卒憤怒遂潰而歸夫是以有符離之潰故觀其三敗之跡非其量狹拒諫智黯不明而何雖然浚之不能經畧中原豈止如是而已富平之役李綱尚在浚忌之而不能用淮西之舉岳飛在營浚惡之聽其歸終母喪而不能留符離之戰虞允文遠在川陝浚雖聞其賢而不能舉以自副乃以桀傲爭利之人自隨與圖大事夫安得不敗噫浚之為將其視趙奢之下許歷韓信之拜李左車相去固亦遠矣

六月貶張浚為江淮宣撫使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脩飭各處守備帝復召浚子栻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為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言為人牽制也陛下

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竟曰上朕決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少肥瘠如何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為醴泉觀使奉朝請而下詔罪已於是尹檣附思退劾浚遂降授浚特進樞密使充宣撫治揚州

胡一桂曰觀此既可以見魏公得君之專又可
以見帝委公之篤矣孝宗復讐之志何如哉
周靜軒曰成大功者不以小挫而貳其心謀大事者不以微嫌而介其意一勝一敗兵家之常符離之潰乃邵宏淵之惑衆耳初非張浚顯忠之過也今而於浚顯忠則
貶之於宏淵則赦之是豈賞罰之公哉

鑑安置招撫使李顯忠于筠州顯忠以退師責授果州今順慶府團練

副使筠州安置而邵宏淵仍前建康都統制後朝廷知其故復顯忠太尉奉祠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狗國志復中原見忤秦檜屢遭廢黜符離之役又為邵宏淵所忌竟無成功帝嘗

忠志復中原

孝宗奇顯忠
狀貌

奇其狀貌魁偉命繪像閣下卒謚忠襄

鑑辛次膺罷次膺以疾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遂罷奉祠陛辭帝甚惜其去次膺奏曰臣與思退理難同列帝曰有謂思退可用者次膺曰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辨思退固不足道竊恐有誤國家爾

次膺以直道
事君
大
孝宗尊賢之
至

張時泰曰次膺以直道事孝宗進賢退不肖可謂敬君之大者也孝宗禮貌次膺嘗呼其官而不名亦可謂尊賢之至者也君臣相遇非其時乎夫何參知政事僅一月而即罷去也意者孝宗徒禮貌而不能行其道乎

綱秋八月復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陳俊卿以浚降秩徙治上疏曰若浚不可用宜別屬賢將如欲責其後效降官下罰可也今削都督重權實揚州死地人情解體尚何後效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効疏入帝悟即復浚都督浚遂以劉錡為淮東招撫使

張闡力陳六
害

鑑金紇石烈志寧復以書來求唐鄧海泗四州之地及歲幣詔准西安撫幹辦官盧仲賢如金師志寧以書貽三省云故疆歲幣如舊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伺農隙往戰帝以付督府張浚言金彊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陳康伯周葵洪遵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欵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盧仲賢報書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既而命廷臣議金師所言四事其說不同帝曰四州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也

鑑冬十一月盧仲賢還自宿州先是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

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忠義遂書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
 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
 及歸正人仲賢至行在帝大悔張浚遣子栻入奏仲賢辱國無狀
 帝怒遂下大理問其擅許四州之地奪三官尋除名竄郴州

建炎來未有
符離一舉

日本中日建炎以來十四處戰功皆未有符離之一舉者蓋何
 者因其來而後與之戰今則往而征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
 非不得已而後戰也孝宗謂數十年無此克捷胡銓謂四十年
 未有此舉虜人緣此震懼知吾君有大有為之志知廟謨有出
 不意之奇知邊鄙有折衝敵愾之將王十朋又謂陛下用兵為
 祖宗陵寢暴露而舉為徽宗欽宗復讐而舉為中原甲民伐罪
 而舉奈何王師偶失小利而幸災樂禍者橫議紛起矣今符離
 之役李顯忠邵宏淵進兵淮北藉令潰散不過失其所下之城
 邑而朝廷言戰之失謀常以此藉口浚竟以
 此沮於當時甚哉任責之難而得諒之易也

鑑王之望如金師議和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湯思退奏遣
 之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
 望是金不失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郡也若

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為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
 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行未晚也帝乃下詔王
 之望等并一禮物並回待命境上

綱以胡昉楊由義為金國通問國信所審議官往諭金以四州不
 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追還使人罷和議矣

鑑詔侍從臺諫集議和金得失召張浚還時群臣多欲從金人所
 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諭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閻安
 中上疏力爭以為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

力爭不可與
和

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浚在道聞王

之望行上疏力辨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

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為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

張浚力辨其
失立大事以人
心為本

為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

之心他日復誰為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況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為陛下憂之不聽

綱以朱熹為武學博士熹應詔入對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除武學博士既而罷歸

鑑十二月陳康伯罷以湯思退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浚仍都督江淮軍馬

鑑召陝州布衣郭雍不至雍父忠孝師事程頤著易說雍傳其學通世務號白雲先生至是賜號冲晦處士帝念其賢每對輔臣稱之又更封頤正先生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繳進於是雍年八十三矣

綱甲申二年金大定四年○西遼崇福十一年○夏天盛十六年春正月金人執胡昉尋遣

還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詔王之望以幣還既而僕散忠義以書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即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措畫

鑑三月詔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帝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人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計帝惑之會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籙之潰為戒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時金人屯重兵為虛聲協和及聞浚復視師亟撤

張浚銳志貫

金石

張浚全德所

致

張浚有功於

宋

張浚真可謂

社稷臣

兵歸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契丹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為應援金人益懼

周德恭曰張浚銳志殄虜之事可貫金石至今以為凜凜然非忠義素著者何以得此連年虜寇侵逼未嘗一與交兵自屈而去無非浚之全德所至也嗚呼浚有功於宋若此真可謂社稷之臣矣

鑑夏四月召張浚還罷都督府先是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論浚

跋扈疆梁貌且費國不貲浚乃請解督府罷浚判福州左司諫陳良

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浚既去

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

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

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爰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

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

張浚勸帝務學親賢

張浚手書付二子

為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秋八月行次餘干縣名屬饒州府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數日卒贈太保後帝思浚忠加贈太師謚忠獻

綱浚幼有大志及為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之宜故一

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汴京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虜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時論

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為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

詆之茲所以不及亮也

魏公終身不主和議張浚忠類諸葛

張浚所以不及亮魏公欲正人心

朱熹曰南渡以來士大夫唱為和議其賢者則不過為保守江南之計夷狄制命禽獸迫人莫知其為大變獨魏公欲正人心

魏公扶持人紀

張浚有社稷大功者五

雪讐耻復土宇鎮遺黎晚復際遇主議益堅雖天畜其功使必困於讒忌之口不得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曉然知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異於狄其功盛哉

呂中曰浚有社稷大功者五建復辟之勳發諸嗣之議誅范瓊以立國基用吳玠以保全蜀却劉麟以定江左世但以富平符離之役議之然曹彬岐溝之敗其密師蹙國亦不下富平符離豈可以一青而掩其大德乎

綱詔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及端禮還入奏言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疎畧如此恐召金兵宜早定和議

鑑遺宗正少卿魏杞使金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銓言虜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輿觀輿觀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為快倘乾剛獨斷追回使者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

胡銓論十弔十賀何如

宋詔輔臣晚對便殿

庶乎其可為矣如此則省數千億之歲幣專意武備足兵足食無書名之耻無去大之辱無再拜之屈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矣詩曰無用婦人之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

督鑑九月詔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思退辭不行乃以楊存中同都督

綱冬十月詔輔臣晚對便殿詔曰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於申未間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所聞期躋於治

鑑十一月金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帥師渡淮侵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走知楚州魏勝及金徒單克寧戰于淮陽敗績死之時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協和忠義等遂渡淮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知其謀欲禦之劉寶

戒以方議和不可。金騎軼境，勝帥諸軍拒于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年四十五。

鑑湯思退有罪，免言者論其主和誤國之罪，遂落職。永州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奸邪誤國，招致敵人，乞斬之，以謝天下。思退行至信州，聞之，憂悸而死。思退與張浚同相，而始終不合。浚以雪耻復讐為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為言而已。

張浚以雪耻復讐為志

綱復以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錢端禮簽書樞密院事，虞允文同簽書院事。金兵犯淮，人情驚駭。時張浚已卒，皆望康伯復相，乃自紹興召拜康伯，輿疾至闕下。詔子安節壻文好

謙掖以入朝，帝又思允文之言，故併用之。

鑑閏月，金人侵揚州，或請擊之。楊存中不敢渡江，獨臨江固壘，以自守。

鑑王之望有罪，免。時金師將退，帝詔督府擇利害擊之。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王抃既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之免。

鑑十二月，以錢端禮參知政事，虞允文同知樞密院事。王剛中簽書院事。剛中在蜀，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塹，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及去蜀，士民懷之。

王剛中恩威並行，裁決皆中機會

鑑乙酉，乾道元年。金大定五年。○西遼崇福。春正月，罷江淮都督府。以楊存中為寧遠昭慶軍今湖州府節度使。存中出入宿衛四十年，忠孝勇敢，而寡過。大小二百餘戰，未嘗大衄。女六反奔走也，亦敗北也。上皇最

眷念之後二年卒

康伯以經濟自任
康伯可比謝安

綱二月陳康伯卒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帝嘗謂輔臣曰康伯有器量其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至是奏事出殿門疾作輿至

第卒

魏杞正敵國禮

綱三月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禮杞見金主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比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論之甚悉金君臣環聽拱竦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脇杞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禮金主命元帥府罷兵歸國許捐歲幣不發歸正人而還帝慰籍甚厚遂赦沿邊被兵州軍

君臣環聽拱竦

綱錢端禮罷時久不置相端禮以首參窺之甚憚太子愔夫人端禮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左遷太常少卿館閣士上疏言端禮者皆被斥吏部侍郎陳俊卿言本朝不以戚屬為相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帝納其言端禮憾之出俊卿

知建寧及太子立端禮不得已引嫌奉祠

鑑丙戌二年金大定六年○西遼崇福十三年○夏天盛十八年春三月洪适罷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中書舍人半歲四遷至右相然無大建明會霖雨适引咎乞免帝從之

綱夏四月同知樞密院事江澈罷澈在樞府帝密訪人材澈薦百有十八人嘗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無私不欺爾其自奉清約賤貴弗渝

綱冬十二月以兼顯魏杞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兼樞密院事陳俊卿同樞密院事先是帝猶鞠戲又將遊獵自右俊卿上疏力諫至引漢桓靈唐敬穆以為戒後數日入對帝迎謂曰前日之奏備見忠謹朕決意用卿矣遂有是命

洪适遭時遇主

陳俊卿諫鞠戲遊獵

報國無私不欺

前奏備見忠謹

謙

謙

謙

謙

鑑置制國用司以宰相領使議者言近以宰相兼樞密使蓋欲使宰相知兵也而不知財穀出入之原可乎詔以宰相領使叅知政事帶同知

鑑丁亥三年金大定七年○西遼崇福十四年○夏天盛十九年春二月出龍大淵為浙東

總管會覲為福建總管大淵覲怙寵擅權周必大金安節等極論

之坐斥至是中書舍人洪邁言於陳俊卿曰大淵覲言鄭聞當除

右史其當除其官信乎俊卿以邁言質於帝曰臣不知此等除目

兩人實聞乎抑其密伺而播之於外以竊弄陛下之威權也帝曰

朕何嘗及此卿言甚忠遂出之

鑑夏五月大德四川宣撫使新安王吳璘卒璘剛勇喜大節畧苛

細代兄玠守蜀二十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上皇嘗問

勝敵之術璘對曰弱者出戰彊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三駟之法

隱然為方面之重孫武三駟兵法

一敗而二勝也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對曰兵官非嘗試

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尋

以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

屹然蠶叢保障

周德恭曰璘守西蜀二十餘年屹然為蠶叢之保障挫鋒破敵威名咸著蜀帥自玠之亡惟璘而已豈不為中興之良將乎

鑑冬十一月合祀天地于圜丘雷葉顛魏杞免帝以郊祀而雷出

非時用漢制罷顛杞相顯為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

則毅然不可奪

葉顛毅然不可奪

鑑以陳俊卿叅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事珙自湖南召還初入

見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

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

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

沮天下之公議者又論羨餘和糴之弊帝皆嘉納之授翰林學士

獨斷英主之能事

沮天下之公議者又論羨餘和糴之弊帝皆嘉納之授翰林學士

高宗不悅腐儒俗學高帝功烈不止此

劉珙言聖王之學聖王學以明理正心

李燾上續通鑑長編慨然以史自任

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高帝聰明英偉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敬信功烈所就不止於是而已蓋天下之事無窮而應事之綱在我惟其移於耳目動於意氣而私欲萌焉則其綱必弛無以應夫事物之變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必求多聞必師古訓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綱也此綱既立則雖事物之來千變萬化而在我常整整不紊矣惜乎當時學絕道喪未有以是告高祖者帝亟稱善遂拜樞副珙因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于帝
鑑戊子四年金大定八年○西遼主耶律直魯古天喜元年○夏天盛二十年夏四月禮部員外郎李燾上所脩續通鑑長編壽博極群書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覈攷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至治平為一百八卷上之于朝

劉珙諫留曾覲

鑑六月召福建總管曾覲入見尋遣還官先是浙東總管龍大淵卒帝憐之因召覲至帝欲留之劉珙諫曰此曹奴隸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使得預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整朝綱也陳俊卿亦言之帝然之覲快快而去

劉珙正直有才

鑑秋八月劉珙罷時主管殿前司公事主琪奉詔按視兩淮城壁琪擅令揚州增築新城楊民言不便珙乞罷琪帝不悅珙遂罷為端明殿學士陳俊卿言珙正直有才願留之不聽
鑑冬十月起復蔣芾音弗為尚書左僕射以陳俊卿為右僕射並同平章政事兼樞密使有密旨欲今歲大舉芾奏天時人事未至帝不悅芾乞終喪許之

大閱于茅灘

綱大閱于茅灘帝親御甲冑指授方畧命三司合教為三陣戈甲耀日旌旗蔽天六師驩呼犒賚有加

治道以分邪
正為要

大學之教以
德行為先

措置兩淮屯
田

綱十二月召建寧布衣魏掞之以為大學錄掞之師胡憲與朱熹
遊朱熹薦其學行召赴行在入對帝曰治道以何為要掞之奏治
道以分臣下邪正為要詔除太學錄時將釋奠孔子掞之請廢安
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又言太學之教宜以
德行為先今一以空言浮說取之非是其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
之機者無不抗疏盡言至三四皆不見省遂罷為台州教授尋以
病卒聞者惜之

綱己丑五年

金大定九年○西遼天禧二年○夏天盛二十一年

春正月措置兩淮屯田時

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渡兵恐不及
事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為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
一以為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
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

陰制州兵頡頏之患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
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為掎角以壯聲勢帝意以為然詔即行之然
竟為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允文才堪將
相

綱三月召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以王炎代之陳俊卿薦允文才
堪將相故也尋以為樞密使

騎射圖恢復

英聲義烈不
出樽俎之間

綱夏五月帝不視朝以射弩弦斷傷目也六月始視朝陳俊卿言
于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謀之士以
為腹心仗武猛之將以為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
附則英聲義烈不出樽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懾於千萬里
之遠尚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外哉

王宗沐曰孝宗資稟英毅在宋帝中誠為未有然其恢復之念
亦直以平生憤和議之非聞群臣之論故稍知自異而亦非天
啓撥亂之才與自有卧薪嘗膽之志也金亮之亡世宗未立河
北苦於虐政荼毒其民引領思戴而山東忠義嚮應待命張浚

虞允文李顯忠王彥革亦皆可倚使帝毅然遷都屏逐史浩湯思退決為恢復之圖則天人效順必有以舒華夏之氣者而雜受群言表情不斷故其措置亦大約安常守舊而無必為之跡僅一張浚尚以符離之潰終棄還方則其他口耳虛詞與夫親自習射而欲以抗泰山之虜其將能耶予以為其能僅保江南亦云幸矣

俊卿以用人為已任除吏皆一時之選

虞允文材館錄何如所用皆知名士

允文為時倚重

網秋八月以陳俊卿虞允文為尚書左右僕射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為已任所除吏皆一時之選選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而資歷淺者則密薦於帝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允文亦以人才為急嘗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名士

柯維騏曰陳康伯抑於秦檜高宗末年始顯用其贊親征及早定太子誠有經濟才隆興召命群望攸屬奚但器量似謝安乎嗣是賢相有如陳俊卿雅而飭虞允文果而亮梁克家靜而肅葉顯醇而介資識雖殊要皆辨人材抑僥倖裨益勵精之治實多而允文兼優將畧尤為時倚重云

綱庚寅六年金大定六年○西遼天禧夏四月罷吏部尚書汪應

汪應辰剛方正直以水銀浮金見魚于上

俊卿以為未可

辰應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在朝多革弊政中貴人皆側目上皇方斃石池以水銀浮金見魚于上帝過之上皇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帝怒曰汪應辰力言朕建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時賜發運使史正志緡錢二百萬為均輸和糴之用應辰三上疏論之遂出知平江府然水銀實非買應辰家也

綱五月陳俊卿罷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為請俊卿以為未可允文請不已帝手札諭俊卿俊卿奏曰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然大事須萬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指以誤國事帝意方卿允文俊卿以論不合因力求去遂判福州陛辭猶勸帝遠佞親賢脩政攘敵泛使不可輕遣俊卿天資忠孝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邪正斥權勢無所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其居中書

在朝正色危論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

立志以先哲為法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立志一以先哲為法非他相可擬

鑑閏月以范成大為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紹興

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金主初立使

者全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

意悔之故遣成大口請及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以

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共為叔

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措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

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然不動必欲書違既而歸館所其太子

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其復書畧云和好再成

界山河而如舊緘音遽至指輦洛二縣名宋陵墓所在以為言既云廢祀欲

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到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

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詞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

范成大屹然不動成大竟得全節而歸

誓之誠安在於是一事皆無成功初議祈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

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

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內之事則

知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

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

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

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於大義

已為未盡而或猶以為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

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

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脩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脩外

攘進戰退守通為一事必治其實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

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

張栻言內脩外攘何如戰守通為一事

鑑之「一月以趙雄為中書舍人。雄初為起居舍人，請置局議恢復帝喜，進中書舍人。遣如金賀生辰，別函書請陵寢及更受書之禮。金主不許，謂雄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輦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為爾國葬之。」

綱辛卯七年金大定十一年○西遼天禧四年○夏乾佑元年春正月朔，上太上皇尊號。

帝尋諭輔臣曰：前日奉上冊寶，上皇聖意甚悅。翌日過宮侍宴，邦家非常之慶，漢唐所無也。又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朕以虜讎未復，日不遑暇，如宮中臺殿，上皇時為之，朕未嘗敢增益。上皇到宮，徘徊周覽，為之興嘆，頗訝其不飾也。

綱帝作敬天圖，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名曰敬天圖，虞允文對云：惟陛下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效驗。帝然之。

本朝家法遠過漢唐，用兵一事未及。

作敬天圖，享國長久，本於寅畏。兩圖朝夕警省。

人主一心莫大乎敬，藩邸得師傅之賢。

古人以教子為重。

孝宗脩身之道著，孝宗教子之法明，脩身教子得其道。

張時泰曰：人主一心莫大乎敬，而敬莫大乎敬天。能此則君德日新，而日進乎高明，不能此則君德日昏，而日究乎汙下。孝宗是圖之作，其在藩邸而有得於師傅之賢者於此可見矣。

綱二月立恭王惇為皇太子，大赦，徙封慶王。惇為魏王，帝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為重，其事備見於文王世子。須當多置僚屬，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匪正人，不然一薛居州亦無益也。尋以王十朋陳良翰為太子詹事，劉焯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

張時泰曰：前書作敬天圖，見孝宗脩身之道著，繼書立太子而擇多士以薰陶之，見孝宗教子之法明，脩身教子兩得其道，則孝宗之心庶乎無愧矣。乃光宗不能克尊父訓，而以逆道自處，其得罪於乃父也多矣。

鑑三月金葬欽宗皇帝于鞏洛之原，以一品禮。

綱以知閣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未拜而罷。說妻吳氏，皇后女弟，說因攀援親屬，擢拜樞府，命下朝論譁然。然未敢誦言攻之。張拭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曰：官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

張拭責允文

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械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帝感悟。會中書舍人范成大不草詞。說遂奉祠。

鑑夏五月起復劉珙。同知樞密院事。為荆襄宣撫使。珙辭不拜。其劄子云。臣材質庸下。無以逾人。叨竊大位。曾無尺寸可以補報陛下。不以為罪。起之衰經。付以樞筥。重膺委寄。畀以荆襄軍威之任。臣感激厚恩。欲仰承睿獎。起圖事功。則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義固不可以起。欲俯全私義。非喪不言。則感恩憂國之心。又有不能已者。竊思先正范仲淹嘗於服中上宰相書。謂不可以一身之戚。忘天下之憂。况臣身為大臣。受恩深重。非仲淹小官之故。敢為陛下言之。陛下付臣以荆襄之任者。豈非以荆襄上流吳蜀要害。臣嘗備數江陵。深知兩路事宜。故不謀群臣。特加擢用。夫

荆襄今日之急務
朝廷腹心元氣

荆襄之事。臣實講之詳矣。大槩兵力單薄。財賦匱乏。要當責兩路帥臣訓練民兵。以增壯軍聲。令荆南守臣用度牒財本。措置移易。以增廣邊用。此荆襄今日之急務也。然而利害之大。則不在于荆襄。荆襄四肢也。朝廷腹心元氣也。元氣彊則四肢壯。百邪不能害元氣。虛則四肢弱。風薄則不仁。濕侵則為腫。朝廷施設得宜。根本全盛。則荆襄利害可以漸圖。臣雖不才。或可備使令於異日。朝廷施設未中。事機根本弗固。則荆襄雖得臣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臣請先論國家大計。而後及根本之實。何謂大計。恢復是也。祖宗陵寢久隔腥膻。神州赤縣淪於異域。九廟太祖以下之廟在天之靈。所以責於陛下。四海兆姓之心。所以望於陛下。孰有大於恢復者乎。陛下天錫智勇。生知神聖。英武同符。藝祖恭儉。上侔仁宗。卑宮室非飲食。未明求衣。日旰而食。惟恢復圖念。然而曠日持久。績用未

有實無形之名效

著者有恢復之形而未盡恢復之實故也。大抵有實無形則計定事成而敵人不覺有形無實則速禍致寇而無以待之。燕昭王即位於破燕之後弔死問孤與百姓同其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幾三十年乃與樂毅謀伐齊一舉而下七十餘城漢昭烈既殞數歲魏人寂然無聞是以畧無備豫及諸葛亮六出祁山在鞏昌府西北西和縣北戎陣整齊號令明肅魏人聞之朝野恐懼此有實無形之明效也。夫虜之不能忘我猶我之不能忘虜也其措心積慮朝思夕計豈一日而忘南牧所以數年之間邊警不著彼亦懲逆亮之輕舉而思萬全之謀耳彼之國勢事力雖未必及往時之盛然蜂蠱有毒古人善論以小謀大豈容泄機今兵未動而聲先聞實未至而形先見外則歸正不逞時有剽劫內則移屯紛紜示以兵端使虜人謀我曰深備我曰嚴是誨之也張虎聲來實禍臣竊痛之所謂有恢

劉珙言復之實

此本末先後之序

政事之大無過四者治平本在君身

人主脩己之難

復之形是也何謂恢復之實脩己也求賢也卹民也用將也養兵也。以脩己為本以求賢為先以卹民為重然後用將養兵次第舉矣。此本末先後之序也。昔周宣王側身脩行而王化復行此內脩之本也。任賢使能見於蒸民之雅哀矜鰥寡見於鴻鴈之什。采芑之任將帥車攻之簡車徒政事之大亦無過此四者。夫治國平天下之本不在慶賞號令之間禮樂刑政之具而在人君之一身一身之善惡在於一念之積一念之正湛然於方寸之間則見善必明賢否是非判然於前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而治效之應見於千里之外甚矣人主脩己之難也。蓋左右前後忠直之臣常少諛佞之臣常多彼其先意承志以悅吾之心乘間伺隙以中吾之欲視聽一惑念慮隨差遂使黑白倒置邪正雜揉而治亂分矣。如木之蠹如蟻之穴其端甚微而安危存亡之機實兆於此甚可畏也。陛

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無侈靡之娛。無遊畋之逸。前世人主之過。舉悉無有也。然而治效未應。則在陛下。反已而求之耳。陛下即位。于今九年。事有昔以為是。而今以為非。人有始以為賢。而終以為否。豈無故而然。願陛下退朝之餘。清閑之燕。求直諒博洽之臣。皆與之講論古義。以廣多聞之益。舍一己之見。而以天下之見為見。去一己之智。而以衆人之智為智。諛諛之士。希旨之言。必察而逐之。敢諫之士。逆耳之言。必容而受之。使聖德日新。又日新。以之用賢。則賢可得。以之卹民。則民自安。至於任將帥。治軍旅。以及於大綱小紀。刑名度數。無不畢張。朝廷既正。元氣既固。則疆場自安。用之弔民伐罪。則何功不成。何欲不遂。此恢復之本也。陛下當饋而歎。側席所思。未嘗不求賢也。然而所用。未必盡實材。所舉。未必合公議。邪正未必盡別。賢否未必盡分。今群臣之中。亦有文武如尹

此恢復之本

吉甫。桑嘉如仲山甫。孝友如張仲者乎。

訂義

尹吉甫。周宣王時大將。仲山甫。周宣王賢

臣張仲。吉甫之賢友。

若猶未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之廣。豈無人材。今

伏雛。龐亮。

田野之間。草廬之下。安知無諸葛亮。

先養正臣之直氣

若欲來一世之真賢。當先養正臣之直氣。如邪佞不盡去。直道不可行。彼將長往山林。埋光鏟采。陛下不得而用之矣。至於士風澆薄。尤可歎息。誕謾大言。迎合主意。大者既蒙非常之眷。小者亦復倒竊寵榮。甚且倚託幽陰。排斥異己。使忠直之氣。日益銷沮。利害之實。壅於上聞。臣恐求賢之實。未盡也。陛下有惻怛之心。有寬太之詔。未嘗不卹民也。然而今日。雖有字民之官。而不得舉字民之職。版曹之所驅催。惟財賦是求。上司之所督迫。惟歲計是急。州縣長吏。巧名色。以科歛。給文引。以追呼。峻鞭朴。以恐嚇。則能事畢矣。至於獄訟。罕肯留心。加之以水旱。重之以盜賊。遂使閭閻窮悴。生

理蕭條饑寒切身甚則思亂求其勞來還定安集劬勞未見其人
臣恐卹民之實未盡也。築壇授鉞去故易新未嘗不用將也。然而
昔之培克豐已。股下媚上逐之當矣。而新所揀擢多膏粱子弟。平
生不經戰陣。緩急恐難應敵。又使悍將廁於其間。恐未易制也。今
之諸將亦有壯猶如方叔。維翰如召虎者乎。訂義方叔周宣王御
王命之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之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召
虎召穆公也。周宣王命虎往江淮之許。徧治其事。以布上命。詩曰
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夫鵠之老者搏擊。屹峻鷹之饑者側翅。隨人少年有口
辯。未必皆人材。老將有餘過。未必可終棄。此曹非忠肝義骨。惟官
爵是圖。惟財貨是欲。無事之際位已高。祿已厚。方富貴自奉。志得
意。蒲緩急之間。欲其肯出死力。以身先士卒。難矣。臣恐用將之實
未盡也。大農之費。大半耗於軍中。未嘗不養兵。然而古之所謂士
卒者。有椎牛醢酒之樂。有投石超距之氣。訂義宋開寶初。董遵誨
鎮夏州。召諸族酋

長論以朝廷盛德。宰牛醢酒。宴之衆皆懽悅。不敢犯界。新語楚丘
先生年七十。齊孟嘗君見之。曰先生老矣。答曰投石超距。遂麋搏
豹。臣已老矣。使吾出辭以當諸侯。吾素志也。何老之有。故勇於公戰。鬪敵爭奪。爲主將者。有
投醪之惠。有吮疽之恩。訂義黃石公記昔良將有饋單醪者。投於
河水。三軍爲之死。非滋味及也。魏吳起善。故愛之如子弟。之衛父
用兵與士卒同甘苦。卒有疽者起爲之吮。故愛之如子弟。弟之衛父
兄。蔽之如手足。之杆頭目。今則剝削之。勞役之。怨詈之。聲有不忍
聞。主將視士卒如草芥。士卒視主將如仇讎。軍籍有闕。則扯拽市
人。捉縛客旅。至有截股斷臂。以幸避免者。軍人有子弟。其父母皆
以賄賂上下。惟恐主將拘之軍中。往往投籍吏役。鼠名市井。甚則
削髮入空門。披緇爲童行。其不願充軍如此。則又安能使之樂於
戰鬪。望其闕如虓虎。如雷如霆乎。臣恐養兵之實未盡也。至於理
財未盡實。而府庫尚空虛。豐儲未盡實。而兵廩少餘。積內政未脩。
何以外攘。今春地雷不震。泉脉不通。纔晴數日。旱氣可畏。江東西

王命之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之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召
虎召穆公也周宣王命虎往江淮之許徧治其事以布上命詩曰
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夫鵠之老者搏擊屹峻鷹之饑者側翅隨人少年有口
辯未必皆人材老將有餘過未必可終棄此曹非忠肝義骨惟官
爵是圖惟財貨是欲無事之際位已高祿已厚方富貴自奉志得
意蒲緩急之間欲其肯出死力以身先士卒難矣臣恐用將之實
未盡也大農之費大半耗於軍中未嘗不養兵然而古之所謂士
卒者有椎牛醢酒之樂有投石超距之氣訂義宋開寶初董遵誨
鎮夏州召諸族酋

湖南北旱曠尤甚。豫章鄱陽而開倉放穀。又如昔歲矣。左右之臣不憂民窮。其怨盜賊將竊發於邦域之中。而欲鳴劍於伊吾之北。訂義 臧宮馬武鳴劍抵掌志馳伊吾之北此臣之所未喻也。臣願陛下上觀天時。下順民心。痛闢誕謾之說。力排僥倖之圖。毋規小利。毋泄大謀。彊固本根。靜以待動。勿示以恢復之形。增脩德政。求賢審官。安民和衆。用將養兵。如周宣王之內脩政事。如衛文公之秉心塞淵。如漢光武之沉幾先物。此恢復之上策也。人事若盡。天命自至。然後乘機伺釁。以興六月之師。舉朔方之役。犁庭掃穴。訂義 周宣王伐戎六月與師漢武伐匈奴犁庭掃穴在反掌間耳。如是而祖宗之世讎不復。中原之境土不還。臣其受妄言之誅。不審陛下宵旰之餘。亦嘗念至此否。臣誠愚昧。不達事機。竊不自意。聖恩不忌。威命下及。懇辭之際。敢昧死一二陳之。惟陛下留神省察。臣不勝萬幸。上時六詔起之。而珙亦六疏

此恢復上策

六起六辭

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則曰魯公伯禽有為之也。訂義 伯禽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今以陛下威靈邊鄙。幸無犬吠之警。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又為漢儒之罪人乎。帝納其言。為寢前詔。

綱壬辰八年。金大定十二年。○西遼天禧五年。○夏乾祐二年。春二月。改左右僕射為左

右丞相。以虞允文梁克家為之。並兼樞密使。

鑑罷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知袁州。宰相陰主張說欲申前命。栻在朝僅一年。召對至六七。所言皆脩身務學。畏人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故宰執近習皆憚之。

綱復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論說不

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

可執政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答詔給事中莫濟封還銀黃
帝命學士王儼草制給事中姚憲書行而罷四
人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

劉珙極論時事

三人鯁亮有

文學

三人時所推

重

乘馬持節而出

鑑秋七月復以劉珙知潭州湖廣安撫使入見言人君能循天下之理然後有以得天下之心而立天下之事然非至誠虛已兼聽並觀使在我者空洞清明而無一毫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者也極論時事言甚切至帝加勞再三進職大學士以行
綱罷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帝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有文學為時所推重帝不報而用曾覲所薦者允文梁克家爭之不從允文遂力求去授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陛辭帝諭以進取之方期日會河南御正衙酌酒賜之俾即殿門乘馬持節而出都人以為榮

鑑冬十二月朱熹資治通鑑綱目成

丘濬曰熹因資治通鑑作為綱目綱目倣春秋而無採群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統正於下而人道定大綱槩舉而鑒戒昭衆目畢張而幾微著春秋以後僅見此書春秋者經中之史綱目者史中之經也

鑑癸巳九年

金大定十三年○西遼天禧六年○夏乾祐三年

春三月帝從太上皇帝幸

聚景園

鑑夏五月以朱熹主管台州崇道觀初熹紹興末以輔臣薦召不起帝初即位既上封事言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不可和也

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綱紀厲風俗數年

之後國富兵彊視吾力之彊弱觀彼豐之淺深徐起而圖之隆興

初復召入對與洪适論不合而歸陳俊卿劉珙薦為樞密院編脩

官累召不至梁克家奏乞褒錄之帝曰熹安貧守道庶退可嘉故

有是命

朱熹庶退可嘉

春秋經中之史綱目史中之經

王守謙編 卷之六十四
鑑冬十月梁克家罷克家時獨相貴戚權倖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至是以與張說議不合遂求去出知建寧

綱甲午淳熙元年金大定十四年○西遼天禧七年○夏乾祐四年春二月四川宣撫使

虞允文卒先是帝密詔趣師期允文奏軍湏未備帝不樂至是帝遣二介持御札賜之介至而允文薨數日矣贈太傅謚忠肅命鄭聞代為宣撫允文慷慨磊落有大志言動有則度人望而知為任重之器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至老愈篤

允文任重之器
忠勤至老愈篤
篤
虞允文慷慨任重

陳桎曰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為安實係乎此及其罷相鎮蜀受命興復刻期而往志雖未就其能慷慨任重豈易得哉

楊甲對策
孝宗恢復不堅二事

鑑乙未二年金大定十五年○西遼天禧八年○夏乾祐五年春三月親試舉人蜀人楊甲對策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二事其一謂妃嬪滿前聖意幾於惑溺其一謂策士之始其及兵者不過一言而已是以談兵革為諱論兵革為迂也帝覽對不悅寘之第五

劉定之曰史稱孝宗有志復仇惜無能輔其志者愚竊以為信然及觀蜀人楊甲對策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二事始知孝宗不足與有為矣蓋天為宋祚高孝南遷正君臣泣血枕戈之秋宜勞心焦思嘗膽卧薪下天下之賢養天下之士俟天悔過然後揚威雪耻庶可盡恢復萬分之一夫何孝宗甘心草昧遽爾偷安樂妃嬪之滿前惡論兵之大計遂黜楊甲寘之第五嗟夫大難未平武備不脩而色荒遽作猶謂有復讐之志耶此君子所以深為孝宗惜也

用人不可有黨

綱夏四月宴輔臣于玉津園帝謂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為人主者但公是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為清議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為猥俗以矯激活譽者為清高駸駸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書諸紳

綱丙寅二年金大定十六年○西遼天禧九年○夏乾祐六年夏五月召朱熹為秘書郎

朱熹操行耿介

不至時龔茂良行丞相事言熹操行耿介除秘書郎熹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顧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也力辭不至會復有言熹虛名之士不可用者遂改武夷山冲佑觀在建寧府

崇安縣史浩復薦熹知南安軍今為府屬江西再辭不許至南康值歲不雨

朱熹講求荒政

講求荒政多所全活間詣郡學引士子與之講論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

朱子具豪傑之才

朱子出處合於時中

周德恭曰朱子具豪傑之才蘊聖賢之學安貧守道廉退自居前因陳俊卿之薦命主崇道觀此因龔茂良之薦改除秘書郎其意以為因嘉廉退而改官是冒進擢而罔利寧辭君命豈肯苟榮然則出處之節非合於時中乎

綱楊邦彥有罪流新州初帝謂執政選使求河南陵寢地葉衡奏邦彥有口辯宜使邦彥至金人拒不納旬餘乃引見夾道之士皆控弦露刃邦彥怖不能措一辭而還帝怒其無狀流之自是陵寢之議遂息

綱冬十月罷龔爵詔曰龔爵非古也夫理財有道樽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貨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饑有裕于衆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住罷

學 鑑丁酉四年金大定十七年○西遼天禧十年○夏乾祐七年春二月帝謁孔子遂臨太

參政能幾時

茂良所惜大體

林光朝繳還詞頭

手疏恢復六事

綱夏六月罷龔茂良時帝召史浩茂良覺眷衰求去既而曾覲欲以文資祿其孫茂良不肯覲因茂良入堂俾直省官賈光祖當道不避街司叱之光祖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曰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因執光祖撻之帝怒責茂良茂良待罪帝遣使諭復位會覲黨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林光朝繳還詞頭帝怒罷光朝光朝與茂良同里茂良遂求去出知建康手疏恢復六事帝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

茂良見幾明

律 孝宗高宗一

士以六經聖賢為師

願學皆六經聖賢之道

建子不可信如此廓然因効之遂責降英州安置父子卒于貶所

張時泰曰茂良可謂見幾明決者矣既去而猶不忌恢復忠之至也孝宗怒之其與高宗一律矣夫何取哉

綱 戊戌五年金大定十八年○西遼天禧十一年○夏乾祐八年春正司待御史謝廓然乞

戒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未幾秘書郎趙彥中復疏言

科舉之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

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為師可矣而別為洛學飾恠驚愚外假誠敬

之名內濟虛偽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

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帝從之

周德恭曰程子以正學而遺世乃人之所好者安石以邪說而誣民乃人之所惡者廓然請禁安石之說得矣請禁程子之說則非義焉蓋願之學皆六經聖賢之道今而請以六經聖賢為師未聞願之學有外於六經聖賢者廓然彥中之二子者得毋乃拂人之性者乎

綱 夏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時曾覲主并其昇三人盤結擅政

進退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俊卿自興化赴建康過闕入

對因極言三人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去

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帝曰何也俊卿曰

向士大夫奔覲并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

八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二人壞朝

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帝感其言

鑑 以范成大號石湖謚文穆參知政事六月罷

王整曰文正為宋人物第一文穆其流亞歟使金爭受書之儀舉朝皆悚有蘇子卿齧雪之操繳還閣門張說詞頭有陽城裂麻之忠奏罷明州海物之獻與孔幾之政同在成都演武脩文獎用名節間與陸務觀諸人賡倡見其詩讀其集知其用世之具素講于胷中固將有以也而時莫之可用惜矣

鑑 秋七月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行官留守劉珙卒帝聞之嗟悼

詔贈光祿大夫罷朝一日謚曰忠肅珙機鑒精明議論英發遇事

士大夫風俗大變

文正宋人物第一

劉珙機鑒精明

治喪不用浮屠

劉珙大脩嶽麓書院

古人為己之學

列陳忠肅公書沈文於壁

劉珙忠義奮發

立斷其威不可犯而居家極孝慈母熊氏早卒珙哀慕無以自致則以任子恩官其內弟事繼母禮敬飭備友愛諸弟晚歲彌篤歲時祭祀酌古今禮而敬以行之內外功總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在官為罷燕樂同僚之喪亦如之將卒遺命治喪毋得用浮屠法其在州郡治平聽察令行禁止而於愛民厚俗之意尤孜孜焉事或小失雖下吏言之無不立改大脩潭州嶽麓書院在長沙府善化縣養士數十人屬張栻往遊其間告以古人為己之學謂程顥嘗官建康屬邑為之立祠學官列陳忠肅公名責沈之文於壁范祖禹與陳瓘論顏子不二過惟程顥能之時瓘不識顥乃作責沈文以自責謂沈諸梁潛稱葉公不知孔子之為人乃問子路子路不對故瓘引以自責以示學者民有骨肉之訟躬以恩義反覆辯告至或深自引咎聞者皆笑所爭而去其在朝廷危言正色直前無避忠義奮發未嘗以死生動其心臨沒上疏極言近習用事之禍至引恭顯

劉珙引恭顯

僂文為戒

弘恭石顯漢元帝時宦者王伾王叔文唐德宗時善書善書者

為戒以未能為國家報雪讐

耻為深恨及卒所臨之邦往往罷市巷哭相與祠之而建康為尤盛

賜已亥六年

金大定十九年○西遼天禧十二年○夏乾祐九年

春三月錄趙鼎岳飛子孫

賜以京秩

賜趙鼎岳飛子孫賜京秩

鑑夏旱詔求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言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為

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

稅之外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計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

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

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廝役凡

流到軍之日惟裒歛剝削以償債負總餽餉者亦皆交通貨賂驅

催東南脂膏骨髓名為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者不可數計然則

朱熹論選將覈兵屯田何如

欲計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為。然後乃可革也。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託之私。而刻剝方革。務求忠勇沉毅。實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而軍士畏愛。又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責其久任。則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省州郡供軍之數。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歛。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

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

綱朱熹又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蓋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

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臣恐莫大之禍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詔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詔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蔡清曰。藥之苦口者。利於病。言之逆耳者。利於行。孝宗時近習盜權。民貧賦重不堪。其憂文公一疏。惓惓於恤民。而計軍實去浮冗。治屯田。其要也。其恤民之本。又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非苦口良藥而中孝宗之膏肓乎。孝宗讀之大怒。是諱疾忌醫。竟使倉扁之技不得試也。噫。

鑑庚子七年

金大定二十年。西遼天禧十三年。夏乾祐十年。

春二月。右文殿脩撰張栻

卒。栻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

張栻公輔之望

張栻穎悟夙成

聖門有人

張栻以聖賢自期

張栻作希顏錄

進對必自盟於心

節義當於犯顏取諫中求

辦事曉事之臣何如

張栻急掩憲儒

正禮俗明倫紀為先

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栻有公輔之望卒年四十八帝聞之嗟

嘆不已朱熹與黃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栻穎悟夙成父浚愛之自

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

旨告之栻思而退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

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天性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

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仗節死

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顏取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取諫

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

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

未必非此人也其遠小人尤嚴為都司日肩輿出遇曾覲舉手

欲揖栻急掩其窻櫺覲手不得下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

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且為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為先斥

張栻聞道甚早

銖積寸累而成

敬夫大本卓然

學莫先於義利之辨

有為而為非天理

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栻聞道甚早朱熹嘗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栻字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栻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于世栻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為非有為而為之也有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為南軒先生

許浩曰犯顏取諫者必守已諫而不從君之欲刀鋸鼎鑊有所不避非其心誠愛君而不愛其身者能乎然其所以諫者懼其

事之未善欲其底於善而已君之事未善猶不愛其身以死爭之必欲其底於善况身遇乎變有不忠其事乎是以仗義死節

非勉也當死即死而有不避也若依阿苟容以取容悅則是愛其身之人矣平居猶愛其身臨難之時失節忍耻偷生自免可

知矣其能以仗義而死節乎孝宗果知今日之犯顏取諫者他日能仗義死節則於其諫其可不聽乎其又可罪乎

周德恭曰張栻得道學之正傳為諸儒之倡首事君忠直立心平易其忠君愛國之誠雖死不怠是誠不負所學者矣

綱夏五月以周必大叅知政事必大為翰林學士六年制命温雅

周盡事情為一時詞臣之冠及拜叅政帝謂之曰執政於宰相固

一時詞臣之冠

張栻得道學之正傳

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為當然陛下虛心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帝深然之

綱冬十二月資政殿學士致仕胡銓卒謚忠簡

吳寬曰義莫大於綱常公思扶之讐莫重於君父公思報之力莫強於夷狄公思禦之計莫深于權奸公思折之當時公位尚卑而言尤切有不與虜同戴天檜同朝之誓奏疏所上炳炳焉赫赫焉讀之足痛快人意真所謂與日月爭光者也用是檜深惡之竟遭貶斥幸而檜死公獲保其生至於再用益守前說每進對惓惓必以恢復為言且陳和議成否有十弔十賀之策及薨遺表猶有願為厲鬼殺賊之語則公之忠誠堅定豈賣直於一時者比哉嗚呼公真宋之砥柱矣

綱辛丑八年

金大定二十一年○西遼天禧十四年○夏乾祐十一年

春正月詔罷內侍兼兵

職時擬以德壽宮提舉陳源帶浙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論駁以為不當帝諭宰執曰汝愚言有理且可防微杜漸遂詔自今內

胡公宋之砥柱

趙汝愚言可防微杜漸

侍不得兼兵職樞密院遵守永為定制

鑑秋七月著作郎呂祖謙卒祖謙夷簡五世孫也自其祖好問始居婺州四世祖希哲從程頤遊以儒行名于世故其家子孫有中

原文獻之傳祖謙復師林之竒汪應辰胡憲而友朱熹張栻學以

關洛為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之士皆歸心

焉少辯慧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

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祖謙字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論畫將

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

世法年四十五而卒著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

說閩範官箴辯志錄皇朝文鑑行于世學者稱為東萊先生

鑑八月趙雄罷雄自四川幕官陳恢復之策為帝所竒不數年致

位右相每進見必言二帝在沙漠及帝眷衰有言雄多私里黨者

中原文獻之傳

學以關洛為宗

英偉之士皆歸心

忿懣渙然冰釋

伯恭能變化氣質

任重道遠之志不衰

家政可為後世法

帝疑之會陳峴帥四川命從中出雄遂求去乃出知瀘州屬四川

鑑以王淮為右丞相淮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

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

鑑九月以朱熹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時浙東大饑王淮薦熹乃自

江西改浙東熹即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

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熹至部即移書他郡募

米商蠲其征米遂集熹日鈞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

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

便於民者悉釐革之有短熹者謂其疏于為政帝謂王淮曰朱熹

政事却有可觀淮言脩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

徵之乃進熹直徽猷閣

鑑冬十二月下朱熹社倉法于諸路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

宰相先務何事

即單車就道

朱熹鈞訪民隱

單車屏徒從

政事却有可觀

荒政是行其所學

朱下社倉法

下諸路

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

歛散歛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

間及以原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

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凶年人不缺

食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推一人通曉者為社

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

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

斗五歲以下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周德恭曰救荒無善政惟君子能之是時浙東大饑朱子乃募集米商量加賑卹民無菜色財不匱乏苟非素熟經綸之才者曷克臻此社倉法行民皆受惠由是不惟行於一路而且行於諸路不惟一路之民被澤而諸路之民均被其澤矣

鑑壬寅九年金大定二十二年○西遼天禧十五年○夏乾祐十二年秋九月徙朱熹提點江

西刑獄熹遂奉祠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為其民所訟熹按得

救荒無善政

朱子經綸之才

朱熹按唐仲友

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為姻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乞奉祠

陳桎曰於乎淮可謂不思矣趙宣子舉韓厥而厥戮其僕宣子不以自忤姚崇薦魏知古而知古劾其子崇亦不以為然如淮者知庇其姻家而已

瞿景淳曰熹之提舉浙東淮之薦也熹之按仲友可謂秉公奉法不負淮之薦矣夫何淮也私一姻戚之故始也匿熹之章不免蔽賢之罪既而奪仲友新命以授之謂朱熹可以官爵餌乎淮不自以得人為慶且緣是怨熹既落熹職復倡為道學之禁毒痛善類為時所鄙良可悼哉

綱癸卯十年

金大定二十三年○西遼天禧十六年○夏乾祐十三年

春正月以黃治為御史

中丞治為中丞盡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攜撫細故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無誤帝深然之治為人質直端重

黃治有大臣體

有大臣體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陳賈請禁偽學

鑑夏六月陳賈請禁偽學王淮以唐仲友故怨朱熹欲沮之於是更部尚書鄭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太府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邪正之辨誠與偽而已矣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偽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之所

道學學者所共學

共學也而乃謂已獨能之夷考其行又大不然不幾于假其名以濟其偽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偽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蓋指熹也帝然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於世後直學士院尤袤以

堯舜三代所以帝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

程氏之學為陳賈所攻言於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耻所謂名節皆目之為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且入其中此豈盛世所宜有願狗名責實聽言觀行庶不壞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為姦真偽相亂耳

進讀陸贄奏議

綱丙午十三年金大定二十六年○西遼天禧十九年○夏乾祐十六年夏五月宴講臣于秘書省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馬帝召宰執賜酒從容語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甚者但作歌詩如隋陳之君竟亦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面相詰難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邪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惟其若此誤事多矣故

投機之會不容髮

每事以德宗為戒

朕每事以德宗為戒

鑑秋閏七月以留正

晉江人

簽書樞密院事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

歸裝僅書數鹿

裝僅書數鹿而已人服其清

綱丁未十四年

金大定二十七年○西遼天禧二十年○夏乾祐十七年

春二月以周必大為

右丞相時封事多言大臣異同必大曰各盡所見歸於一是豈可

尚同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

奉行文書也

綱秋九月太上皇帝崩帝致喪三年群臣屢請遵易月之令不許

留正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漢文始變古道景帝不師典禮後世遵之喪紀遂廢晉武欲申私慕竟奪於裴秀傳元之說元魏孝文能依古制猶未盡合於亮陰遏密之禮其餘無足議也以日易月之論發於應劭陋儒習之其後遂斷為二十七日之制先王之禮既已大壞雖有明智之君賢哲之輔憚於更張因循相襲良可嘆已壽皇慕親之孝根於天性雖聖躬以不毀之年群臣屢致易服之請而睿志斷然不疑千載以來一人而已

壽皇之孝根於天性千載以來一人

綱冬十一月詔皇太子參決庶務帝始以白布巾袍視事于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則衰經而杖如初因詔太子參決庶務于議事堂左諭德尤表言于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陛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臨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令德

綱戊申十五年

金大定二十八年○西遼天禧二十一年○夏乾祐十八年

春正月復置補闕

拾遺官未幾左補闕薛叔似等上疏劾王淮帝曰卿等官以補闕拾遺爲名專主規正人主不任糾劾今所奏乃類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

孝宗知所先務

周德恭曰補闕拾遺所以繩糾君過裨益君德者也孝宗置之可謂知所先務矣

綱三月葬永思陵夏四月祔高宗主於太廟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經三年群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詔俟過祔廟勉從所請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得有請

綱五月王淮罷薛叔似論之也淮爲相能盡心事上惟以唐仲友故力攻道學貽來世之害君子惜之

綱六月以朱熹爲兵部郎官未上而罷貶林栗知泉州王淮旣罷周必大薦朱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願自今以往一念之發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耶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

平生所學惟此四字

今當處卿清
要

有壅闕果人欲耶。則堅以遏之。而不使少有疑滯。推而至於言語
動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之
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帝曰。久不見卿。今當處卿清要。
不復以州縣為煩也。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
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為
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十數人。習為春秋
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
采其虛名。俾置朝列。而熹聞命。遷延道途。門生迭為游說。政府許
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
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望將熹停罷。以為事君無禮
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大臣畏栗之彊。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
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帝曰。朕亦見

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之。太常博士葉適上封事。不報。會
侍御史胡晉臣劾栗喜同惡異。乃出栗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
而去。

朱熹投匭進
封事

熹言大本急
務

聖王持守此
心

鑑冬十二月。以朱熹為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投匭進封事。其
畧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
日之急務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
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
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
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
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
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
一動一靜。無不制於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

宋熹言輔翼太子官僚之選號為得人

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自王莽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甘昇之手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則陛下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官僚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又時使邪佞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燕遊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

未能撤其私蔽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當先排擯此等而後取疲懦軟熟或至庸極陋者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中外已逆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官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及其作姦犯法陛下又不能深割私愛付諸廷議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敝於下而浙中為尤甚以珠玉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有剛毅中正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此豈治世之事尚復忍言之哉至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則自虞允文為相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

將者三軍司命
六事本在一心
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
秉燭讀之終篇

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內帑之積徒使版曹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培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所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具奏推薦以為得人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矣訂義唐末擇帥悉出管軍中尉所輸貨皆假貸富人倍以酬恩時人目為債帥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故其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尤望其脩軍政激士卒以疆國勢豈不惧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儻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

十事為新政之助

熹嘗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諛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紀綱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脩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為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乃辭新命除秘閣脩撰仍奉新祠不果上

鑑已酉十六年

金大定二十九年○西遼天禧二十二年○夏乾祐十九年

春正月以周必大

留正為左右丞相王蘭叅知政事葛邲同知樞密院事帝自高宗崩即欲傳位太子嘗謂必大曰禮莫重於事宗廟而孟享多以病分詣孝莫重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官朕將退休矣遂更名德壽宮為重華宮皇太后徙居慈福宮

鑑二月帝傳位于皇太子退居重華宮太子即位尊帝為至尊壽皇聖帝皇后為壽成皇后皇太后為壽聖皇太后

高宗公天下之心
卓然為南渡稱首

脫脫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得孝宗之賢而立之
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稱首可謂難矣即位之初有志恢
復符離邂逅失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世宗亦賢
主無釁可乘但能易表稱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鄰好而
已然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
帝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群臣之請而力行之廟號孝宗無愧矣

鑑立妃李氏為皇后后安陽縣名屬彰德府人慶遠今為府屬廣西節度使道之

女也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

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為恭王妃生嘉王

擴妃性妬悍常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憚謂吳后曰是

婦將種吾為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之且今以皇太后為法不

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為后

鑑夏五月周必大罷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導其君初國子祭酒

何澹為必大所厚澹欲遷官必大不即從而留正遷之澹由是憾

必大及為諫議大夫即劾必大罷之

留正直宰相

綱知閣門事姜特立有罪免特立東宮舊臣也帝即位命知閣門
事聲勢寔盛留正奏其招權預政之罪乞斥逐之帝意未決會叅
知政事缺特立謁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相葉張二尚書
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正奏之帝大怒詔特立奉祠壽皇聞之
曰留正直宰相也

鑑綱六十四卷終

宋史卷六十四卷終

三十一

鼎鑠葉太史彙纂玉堂鑑綱卷之六十五

宋紀 附金紀

光宗皇帝

諱惇孝宗第三子也初封恭王及受內禪遂登大寶在位五年壽五十四而崩于壽康宮謚曰憲仁聖哲慈孝皇帝葬永阜陵○帝年四十而受禪遭后悍妬欲亟立其子而逆于其父及父之崩喪而不能執禮一旦仆地不久而死宜哉

鑑庚戌紹熙元年

金章宗璟明昌元年○西遼天禧二十三年○夏乾祐二十年

春正月丙辰朔

帝朝于重華宮

光祖乞禁道學之譏

本朝學術最為近古

鑑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乞禁道學之譏入對言曰近世之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初非有疆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至紹聖元符之際群兇得志絕滅綱常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

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明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為罪。則去紹聖幾何哉。今往往以推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臣欲息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乞聖恩。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夕恍惚無措。是年廷試舉人婺州進士王介策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名。不可逐。故設為此名。一網而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為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為第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

道學世之君子正士

君子以義理

為勇

光祖忠誠激

烈

道學在人猶

日星在天

朱熹請行經界法
經界民間之大利

周德恭曰。君子以義理為勇。以道德為威。自王淮倡禁道學之名。陳賈乞禁道學之說。三四年間。毋敢言者。光祖憤然上疏。忠誠激烈。讀之。凜凜猶有生氣。斯道將晦。而復明。正義幾絕。而後續苟非以義理為勇。以道德為威者。曷克臻此。張時泰曰。道學之在人。猶日星之在天也。人不可以無道。學猶天不可以無日星。亘古迄今。何嘗有熄。朱子遠宗孔孟。近述周程。闡明道學。如日中天。如星正度。何其正耶。夫何王淮陳賈。林栗輩。大擁陰霾。劇施毒霧。而蔽之。卒遇光祖。飄風之一掃。不能損於日星之明。而人心為之一快矣。

冬十二月。知漳州朱熹請行經界法。從之。熹言。經界最為民間莫大之利。獨漳泉汀三州未行。細民業去產存。不勝其苦。而州縣坐失常賦。日浚月削。安可底止。臣獨任其必可行。宜詳責官吏。打量畝步。筭計精確。均產均稅。特許過鄉通戶。均分庶幾白里之內。輕重齊同。

辛亥二年

金明昌二年。西遼天禧二年。十四年。夏乾祐二十一年。

春二月。行會元曆。判太

史局劉孝榮所造也。

鑑冬十一月帝有疾不視朝初帝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后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于齋宮后殺貴妃以暴疾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遂不視朝政事多決于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

綱壬子三年金明昌三年○西遼天禧二年春三月帝疾瘳群臣請朝重華宮不果行帝自有疾重華温清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既而帝神思寢清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

宮為請者甚衆至有扣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開悟有翻然夙駕之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為憂

留正謀去吳氏兵柄

鑑夏四月以丘密為四川制置使初留正帥蜀慮吳氏吳玠子孫也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密往密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

綱六月以陳騏同知樞密院事騏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于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于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不節則財用竭皆切于時病

三十條皆切時病

鑑冬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率百官詣重華宮稱慶兵部

趙汝愚往復規諫

尚書羅點給事中充袁中書舍人黃裳監察御史黃度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悟汝愚又屬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達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綱癸丑四年

金明昌四年○西遼天禧二年○夏乾祐二十二年

春三月以葛邲為右丞

相胡晉臣知樞密院事陳騏參知政事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為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不許命當制學士申論上意而黜義端汝愚乃拜命

鑑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亮才氣超邁善談兵議論風生

下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傑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

論不報退居婺州

今金華府

之永康

縣名屬金華府

益力學著書營園視錢塘

陳亮志存經濟
陳亮中興五論

陳亮踰垣而逃

陳亮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

孟子後惟推王通

推倒一世智勇

開拓萬古之心胸

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喟然嘆曰城可灌也

以其地下於西湖也

淳熙中更名同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之所孝宗赫然震動將擢用之曾覲聞而欲

見焉亮耻之踰垣而逃覲不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交沮之帝欲官亮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即渡

江而歸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

為功以涵養為正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

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

謙也至是策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涖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

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

陳亮善處父子之間
御筆擢為第一

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為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未赴一夕卒。

陳亮不若王通勇退

陳桎曰嘗謂孟子之後醇儒固難其人。然發明斯道有功于孔孟之門者。自漢而唐非乏人也。而亮獨見推一王通焉。豈非氣味之相投。學術之相似。邪。通也。獻策不報退。而講道河汾中。說諸書之作。尊曹魏而黜炎。劉要非孔孟之正傳也。亮也。三上其書而不見用。於是渡江歸學。觀其造語。臨文大率辭意夸張。未必皆為實用。况其喜于躁進。視諸王通之勇退。則又不若焉。故其才第進士一命未膺。而卒豈亦德不勝器者與。

鑑利州安撫使吳挺卒。丘密使總領財賦楊輔權安撫使統制官李世廣權總其軍。以抑吳氏之權。朝廷尋以興州都統制張詔代挺。

留正引憲宗召吐突承瓘事

綱召浙東副總管姜特立還。帝念特立不已。召之。留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瓘事。憲宗將用李絳先出承瓘于淮南及召承瓘還罷絳相。乞罷不報。乃待罪六

晉臣啓沃割切

和塔。而上疏切諫。於是著作郎沈有開著作佐郎李唐卿秘書郎范黼彭龜年校書郎王奭正字蔡幼學顏棫吳獵項安世等上疏乞寢。特立召命不報。正因繳進前後賜賚告勅。乞歸田里。亦不許。**鑑**六月。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卒。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清定省為先。次及親君子。抑僥倖。消朋黨。啓沃割切。彌縫續密。人無知者。

陳傅良趣引帝裾

綱秋九月。群臣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冬十一月。始朝。時帝制于皇后。久不朝。重華宮群臣上章。皆不從。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傅良趣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

秀才欲斫頭邪。傳良痛哭于庭。后曰：此何理？傳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怒，竟傳旨罷還內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之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乞罷。嘉王府翊善黃裳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請逐陳源以謝天下。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皆不報。彥逾復力諫，帝始往朝。尚書左選郎官葉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不可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

鑑 召留正赴都堂視事，詔姜特立還浙東，正出城待罪。凡百四十日。

鑑 十二月，以朱熹知潭州。時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嘗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朱先生安在

奕者迷於當局

劉定之曰：熹在宋不為宋所用，金乃能知其賢，而以為問於光宗，授以郡寄，然姑誑敵人之耳目云爾。豈真有意於用之哉？有賢在此而不能用於彼，所笑如奕者迷於當局而旁觀者瞭然見之，勉強一用以誑人而終棄如病者於瞑眩之藥而服之不盡劑，亦何益哉？惟明君乃能真知而實用之，豈可望於光宗乎？光宗受制悍妻，父病不視，死不哭，人心久亡，特未斃爾，欲望其用賢如責跛鼈以奔逸絕塵之步也，其將能哉？

鑑 甲寅五年

金明昌五年。○西遼天禧二十年。春正月，壽皇有疾。

鑑 葛邲罷邲為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採古論，惟恐其人

聞之，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

十二時中莫欺自己

綱 夏四月，帝及皇后幸玉津園，群臣請帝問疾于重華宮，不從。自壽皇不豫，群臣請帝省視，皆不報，而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且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譏，禍患將作，不可不慮。帝曰：卿等

父子之親何
俟調護

今日無大于
過宮
扣額曲致忠
懇

可為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流漬髮。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于過宮。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邪？帝曰：知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群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復辭以疾。於是群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克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等，離間之罪，請逐之。

留正引裾泣
諫

五月，壽皇聖帝疾大漸，群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陳傅良以帝不往，乃繳上告勅，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宰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

引裾亦故事

羅點引辛毘
以謝

及群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慟哭而出。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輟入宮禁乎？點引辛毘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不聽。彭龜年、黃裳等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為之感動。

丁奉曰：陳禾引裾，徽宗不聽而任姦之志益堅。留正引裾，光宗不聽而悖父之志彌篤。任姦者喪其國，悖父者喪其心，喪心之罪浮於喪國矣。

六月，壽皇聖帝崩于重華宮。年六十八。是夕，重華宮內侍計于宰執私第。趙汝愚恐帝疑，或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帝視朝，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晏不出。宰相乃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請壽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

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太后許之。

一浚豈能勝
百榷
一日行天下
一兩遭
孝宗兼有帝王眾善

胡一桂曰。孝宗復讐一念。上通于天。惜乎君之志有餘。臣之忠不足。孝宗頗能矯高宗之志。而諸臣不能脫秦檜之習。張浚一出。撓於史浩。再出。撓於湯思退。而周葵王之望等。無非襲檜之為。一浚豈能勝百榷哉。雖然。孝宗恢復之志。雖不得遂。而隆興乾淳之治。則不可誣。曰朕心一日行天下。一兩遭節用愛民。好學勤政。聽言好諫。重道崇儒。疏斥宦者。嚴飭賊吏。帝王眾善。能無有之。逸欲等事。無毫髮可指者。其宋室之賢主。比之仁宗。無不及焉。獨末年陳賈請禁偽學。使正邪混淆。貽禍滋蔓。深可惜也。

鑑尊壽聖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

鑑秋七月。留正請建太子。遂稱疾而逃。先是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叅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

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得之大懼。因朝佯仆于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辟。而趙汝愚謀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而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逃去。

周德恭曰。太上初崩。光宗稱疾。國本未固。人心皇惑。尚賴一二大臣弘濟艱難。傾否為泰之時。留正既為首相。總攬朝綱。又非其他群牧庶職之比。必當糾率百僚共圖奠安宗社之長策。可也。建儲不允。稱疾宵奔。豈大臣國危與危之意乎。

鑑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于地。時將禪祭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益決。乃與葉適等謀。白內禪意於太皇太后。適乃與知閣門事韓侂胄音託琦音琦五世孫吳音吳定計。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聞。不獲命。退遇知內侍省關禮。具告之。禮入見太后曰。

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今丞相已出所
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
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為
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
好為之。禮報佞胄。且云。來早太后于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佞
胄復命曰。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騃。余端禮使傳昌朝密製
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汝愚曰。禪祭大事。王不可以不出。翌
日禪祭。王入。汝愚率同列奏事。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
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
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
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太后覽
畢曰。甚善。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

天子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

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
生。置太上皇何地。眾扶皇子詣几筵。殿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
殿登位。百官起居訖。乃入行禪祭禮。汝愚即喪次。乞召還留止。民
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柯維騏曰。光宗非次得立。豈不以賢觀其初政。緩刑薄賦。屏
佞舉廉。可謂知先務者。不幸遭悍后。致疾弗終。今聞惜哉。

鑑立皇后韓氏。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佞胄則其季父也。

鑑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汝愚首裁抑僥倖。悉收召士君子之
在外者。以章穎為侍御史。黃文為左司諫。黃裳為給事中。陳傅良
彭龜年並為中書舍人。黃由為起居郎。沈有開為起居舍人。中外
引領望治。

綱復召留正為左丞相。以趙汝愚為右丞相。以陳騃知樞密院事。
羅點簽書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留正至。汝愚乞免兼參知政事。

乃拜右丞相。汝愚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為樞密使。

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為武康軍今漢中府洋縣節度使，知閤門事。韓

侂胄為汝州防禦使。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

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杲節鉞，但遷侂胄防

禦。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乘間竊弄威福，知臨

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

汝愚欲推國子司業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効忠職也，適何功之

有？及聞侂胄觖望，適言于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

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

鑑貶內侍楊舜卿、林億年、陳源于外。侍御史章穎論其離間之罪

也。

葉適辭功

尋天下第一等人

每講必問熹之說如何

建極道民之本

綱八月，召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初，黃裳為嘉王府翊善，光

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跡古先

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帝問為誰，裳以朱熹對。及彭龜

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訂義莊公魯桓公之

之妹桓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責姜，姜告齊侯，使公子彭生弑公公。薨，莊公即位，姜復會齊侯于禚，而莊公不能制。云母

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王問此誰之說，龜年對曰：朱熹也。王深

善之。自後每講，必問熹之說如何。及王即位，趙汝愚薦熹，遂自知

潭州，召入經筵。熹在道，聞泰安光宗所居宮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

者，即上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

倖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

得親懼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

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

宋光宗六年十一月

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熹上議狀言壽皇
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
不報

鑑時論者以帝居重華未還大內則名體未正而疑議生有旨脩
葺東宮為屋數百間欲徙居之熹言此必左右近習為此說以誤
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奸時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意不欲其聞
太上之稱內禪之說熹言若如此而不為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
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宜俟太上入宮之後暫變服色負
罪引慝則太上雖有忿怒之情亦且消散而歡洽矣一日熹奏事
便殿其一曰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
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
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惟大聖大賢為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
正聖賢不失其

朱熹奏四事

處事之術有
經有權

聖賢不失其
正

所及也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天變為之見於上地變為之作
於下人情為之哀恫怫鬱而皆有離畔散亂之心是則所謂天下
之大變不可以常理處者也是以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
寅紹丕圖而鄉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之勢翕然大定此亦謂處
之以權而不失其正矣然至今三月而天變未盡銷地變未盡弭
君親之心未盡懽學士大夫群黎百姓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
實之際猶有可諉推託也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
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此則所謂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
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誠能克吾未嘗求位
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克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
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至於
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
大倫正而大本立

道心微妙之

全體

天理發用之

本然

行權不失其

正之根本

始終不越乎

此

大倫正而大

本立

得見則繼之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二日而一至。以至於一日而無不至焉。俯伏寢門。然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際。不渙然而冰。則臣不信也。其二言帝王之學。其三言湖南財計。其四言湖北徭人侵擾事。熹每有所講。編次成帙。以進帝。亦開納。熹又言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為之本。而親近儒學。數召大臣切劘。音摩義同治道。又言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可為世法。今陛下以世嫡承大統。而乃用漆絲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朝衣朝冠。皆用大布之制。舉而復墜。臣竊痛之。

綱增置講讀官。從趙汝愚之請。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為之。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救正缺失。晚講官賜坐。以講。

趙汝愚增置講讀官

鑑以張詔為興州諸軍都統制。而以吳曦為文臣帥。汝愚以吳氏世掌西兵。非國之利。杜他日握兵之漸故也。

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

綱內批罷左丞相留正。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擢官不合。侂胄因間之于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相業稱。

周必大留正俱以相業稱

綱以趙汝愚為右丞相。汝愚本倚留正共事。怒韓侂胄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胄慙忿。羅點謂汝愚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懌。

汝愚不見侂胄

綱九月。簽書樞密院事羅點卒。點孝友。端介。不為矯激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辨。點曰。當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鑑**給事中黃裳卒。裳簡易。端純。隨事納忠。推賢樂善。篤於孝友。趙

天下事非才不辨黃裳隨事納忠

汝愚泣謂帝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綱以京鏜簽書樞密院事初帝欲命鏜帥蜀趙汝愚謂人曰鏜望
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鏜聞而憾之由是韓侂胄引以自助

鑑冬十月瑞慶節詔不受賀以孝宗喪從朱熹之言也

鑑韓侂胄請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楊大法為殿中侍御史

劉德秀為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帝皆從之由是言路皆侂胄

之黨排斥正士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熹復數白

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踈謂其易制不

以為慮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

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

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焉

朱熹積誠意以感動帝心

鑑閏月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

朱熹極言四事

感動帝心以平日所論著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

可以開益帝德者罄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焉至是以黃度之去

因講畢奏疏極言四事其一畧曰聞有旨脩葺舊日東宮為屋三

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為便安之計臣恐

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亦恐畿甸百姓當饑饉流離之際忽見

朝廷大興土木或至怨望忿切以生他變此臣之所大懼也其二

畧曰上皇帝省之禮邇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泛然而往泛然而

歸太上皇帝聞之必以為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心求見我之意其

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宜矣如此則怨懼何時而已乎此又臣之所

大懼也其三畧曰今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

皆出於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

之獨斷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况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

朱熹言定省之禮

朱熹言內批進退大臣

竊其柄。而其所行。又不能盡允於公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其四。畧曰。殯宮之下。偏信臺史之言。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既不為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為宗社血食久遠之圖。夫以壽皇之豐功偉烈。百世不忘。而所以葬之。如此其草草也。豈不大咈天人之心。以致災變之頻仍。而貽禍於無窮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臣老病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至於孤危之蹤。不敢自保。切恐自今以往。不復久侍清閑之燕矣。疏入。韓侂胄大怒。使優人王喜。裝冠濶袖。象大儒。戲于帝前。因乘間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手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諫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政。帝不許。越二日。侂胄使其黨封內批付熹。熹即付奏謝。遂行中書舍人

陳傅良封還錄黃

陳傅良封還錄黃。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驛。御史吳獵。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交上疏留熹。皆不報。工部侍郎黃艾。因侍講。問。遂喜之。驟。帝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艾力辨其故。帝不聽。熹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熹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亦頗見嚴憚。既去。侂胄益無所忌憚。

呂本中曰。甚矣君子之道難行。而小人之奸易售也。昔哲宗初年。伊川先生入在講筵。未幾群吠紛紜。遂有西監之除。今寧府新政晦庵先生又侍經帷。未幾權倖媚嫉。遽有宮觀之命。嗚呼。此小人排擯道學之漸。自是而後。臺諫糾彈。一則曰偽學。二則曰偽黨。已醜釀於此時矣。

鑑趙汝愚請桃僖宣二廟。正太祖東嚮之位。詔從之。宋自太祖追王僖順翼宣四祖以來。每遇禘祫祖宗。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嚮之位。熙寧八年夏。禘于太廟。從王安石議。以僖祖東嚮。自是無敢議

朱熹力爭僖
祖不當祧

者南渡後董全王普充表俱請正大祖東向之位未克行英宗祔廟已祧也順祖欽宗祔廟又祧翼祖及高宗升祔遂為九世十二室至是孝宗將升祔欲祧僖宣汝愚主此議熹力爭曰宋以僖祖為始祖如周后稷太祖如文王太宗如武王皆百世不祧但以太祖追帝僖祖之心推之則知今日太祖在天之靈必有不忍而不敢當者且致書汝愚曰丞相以宗支入輔王室而無故毀撤祖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不報

綱十一月以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初詔侂胄可特遷二官侂胄覬覦節鉞意不滿力辭乃止遷一官為宜州觀察使然趙汝愚益深至是特遷都承旨

綱十二月內批罷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侂胄權勢日重龜年上疏條奏其姦請去之且云陛下逐朱熹臣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

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騏進曰以閣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既而內批龜年與那侂胄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中中書舍人樓鑰繳奏以為非是不聽由是侂胄愈橫

彭侍郎不貪
好官
元樞亦欲為
好人

綱陳騏罷騏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故也元樞亦欲為好人耶故罷之而引京鏜居政府以間汝愚鏜遂叅知政事汝愚孤立于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鑑罷起居舍人劉光祖劉德秀論其留朱熹也

鑑以趙彥逾為四川制置使彥逾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于帝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由是帝益疑汝愚

矣。

寧宗皇帝

諱擴光宗第三子也初封嘉王光宗內禪遂即位三十年壽五十七崩謚曰仁文哲武恭孝皇帝葬永茂陵。帝謙恭仁儉始終如一然柔而不明前有韓侂胄後有史彌遠翫兵致寇屏斥忠良正學廢黜姦邪得志加定以後金人犯邊無歲不被其擾元太祖起於北方江南震懼國勢漸危雖有小善不足稱也。

鑑丁卯慶元元年

金門昌六年。西遼天禧。二月十八年。夏天慶二年。

春正月白虹貫日以

李沐為右正言。二月罷右丞相趙汝愚。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于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李沐嘗有怨于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奠安天位。杜塞姦源，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制詞畧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忠竭節利國家無不為。既隆翊戴之勲，尚期啓沃之助力。陳忱悃祈避煩言，起居即權直學士院。鄭湜草也。

趙汝愚安社稷以為悅

湜坐無貶詞，免兼學士院。未幾罷去。汝愚既去，朝廷大權悉歸于侂胄矣。

宰相以一身寄社稷之重

陳桎曰：宰相之任其大矣乎！以一身之微而寄社稷之重，以一心之正而建萬事之中，非其才足以經國，智足以革姦，德足以服人，量足以容衆，亦何能以當之？趙汝愚，宋之賢宗室也，其德固厚，其量固寬，誠可以當揆路。然於經國之道，革姦之術，恐有所未盡焉。蓋汝愚居相位，正宜澄徹襟度，痛清奸，轍奈何於秉政之初，欲行翊戴之事，不謀諸留正，而謀諸侂胄，不託諸忠信，而託諸姦邪，內禪已定，復不假以節鉞，俾處外郡，乃使虎踞內廷，大震威福，至是侂胄權重，怨深，果謀諸京鏜，誣以謀危社稷，卒有編管之禍，偽學之禁，非由汝愚不能革，奸有以致之歟。

網貶知福州趙汝愚，提舉洞霄宮，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

既罷免，不當昇以殿隆名師。潘閩重鎮，乞令奉祠省咎從之。兵部

侍郎章穎侍經幃，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漫無

可否，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不安，未可

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毋聽其去。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

勛勞著于社稷
汝愚忠貫天地
徐誼為趙汝愚所器

徐誼勸汝愚防韓侂胄

祖儉訴汝愚之忠

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為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噴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勛勞著于社稷精忠貫于天地乃卒受黜音禫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知臨安府徐誼素為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又嘗勸汝愚早退及豫防侂胄之姦侂胄尤怨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簡亦抗疏論留汝愚李沐効為黨皆斥之

鑑夏四月安置大府寺丞呂祖儉于韶州祖儉上書訴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韓侂胄怒有旨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不當貶不從尋改吉州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吉州

六人論趙汝愚忠勤

六人論趙汝愚忠勤

六人論趙汝愚忠勤

鑑竄大學生楊宏中等六人于五百里外宏中與周端朝張衡林仲麟蔣傅徐範伏闕上書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何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天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今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可再見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疏上韓侂胄大怒內批宏中等妄亂上書扇搖國是編管五百里外天下號為六君子焉傅久居太學忠鯁有聞扣閣之事皆其屬彙宏中衛仲麟範皆福州人端朝温州人傅信州人六月右正言劉德秀乞考核真偽以辨邪正從之韓侂胄怨趙

汝愚朱熹以其從游者皆知名士欲盡去之而不可悉誣以罪或謂之曰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若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偽學其言以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廉潔好脩乃偽情耳復陰疏朱熹門下姓名授之由是有偽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矣德秀所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偽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垂意規恢首務核實凡真偽之徒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奸臣願陛下以孝宗為法考核真偽以辨邪正詔下其章由是國子正陳武博士孫元卿太學博士袁燮國子祭酒陳伸司業汪逵入劄子辨之亦被斥罷

綱中丞何澹急欲執政亦上疏言專門之學流而為偽空虛短拙文詐沽名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孟不必自相標榜詔榜于朝堂既而吏部郎官麋師旦復請考核真偽被遷左司員外郎又有張貴

模者指論太極圖亦被賞擢澹復上疏言在朝之臣大臣既熟知其邪迹然亦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綱冬十一月安置提舉洞霄宮趙汝愚于永州汝愚行至衡州暴卒韓侂胄忌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由是何澹劾汝愚落其

觀文殿大學士及官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訂義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

位蓋其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

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葉適亦奉祠時汪義端

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訂義劉屈氂漢武帝時為

邑王母李夫人說詛帝又同李廣利共禱祠欲立昌邑王為太子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腰斬屈氂于市○李林甫唐玄宗時同平章事既死楊國忠嗣之乃說安祿山使人告林甫與何思順謀反欲立壽王為太子帝信之詔削林甫官爵剖其棺戮其屍示

乘龍授鼎

汝愚怡然就道

汝愚學務有用

欲殺之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冑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鏐承侂冑密諭，窘辱百端。汝愚遂暴卒。天下聞而冤之。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

鑑十二月，以朱熹為煥章閣待制，熹辭從之。熹時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汝愚之冤。繕寫已具，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賈禍。熹不聽，門人蔡元定請著龜決之訂義，乃遊蓮葉之上，著百莖共一根，下有神守之，上有黃雲覆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奏，葦焚之，因更號遯翁。

元定請著龜以決

朱子更號遯翁

號遯翁

綱丙辰二年

金承安元年。○西遼天傳二十九年。○夏天慶三年。

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鄒應龍以下四百九十九人及第出身。是歲，葉翥倪思知貢舉，劉德秀奏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不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矣。淮西總領張釜上言：邇者偽學盛行，賴陛下聖明斥罷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復為前日之習。願明詔在位之臣，上下堅守，勿變。毋使偽言偽行乘間而入，以壞既定之規模。乃除釜尚書左司郎官。

蔣宗誼曰：夫道學之名有國者之幸也。麒麟鳳凰未必福人而見者含咲喜其名之祥也。豺狼梟獍未必禍人而見者感眉惡其名之醜也。有宋以來不幸有道學之名，而天下不享道學之惠。此為君者之過也。若夫唐虞謳歌，商周雅頌，君以正道泣天下，臣以正道輔天子，故治化之隆，詩書載之備矣。及仲尼之聖時，逢戰國乃見侮於叔孫，見誚於荷蓀，沮溺之徒雖能少試於魯，而齊人饋女樂以沮之，譬以商敦周鼎見售於田夫野老，反為所咲，必不償其所直矣。悲夫！秦用李斯焚詩書，百家之語坑

道學有國者之幸

道學有國者之幸

儒生四百餘人一再傳而秦統絕宋用韓侂胄有四書六經之禁著偽學五十九人之籍亦一再傳而宋運去祖堯舜之治歷數世尤不能見其彷彿蹈亡秦之轍未有不旋踵喪其國者此又君子之所扼腕而悲悼也

綱夏四月余端禮罷時韓侂胄擅權屏斥正士端禮鬱鬱不愜志稱疾求罷。

綱罷禮部侍郎倪思初葉翥要思列疏論偽學思不從韓侂胄遂薦翥而罷思

鑑秋七月罷殿中侍御史黃黼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一時號為君子無不斥罷太皇太后聞而非之以語帝乃詔臺諫給舍論奏毋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黨皆怨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姚愈等力爭以為不可乃改為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

此皇極之道

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黼竟被罷而以姚愈代之

鑑八月胡紘乞住進擬偽學之黨從之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圖為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隕命群邪屏迹自御筆存救偏建中之說或者急於奉承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為戒陛下何未悟也遂詔偽學之黨率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矣

綱大理司直邵棗然言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詔偽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已而言者又論偽學之禍乞監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

柴中行不願
考校

必令書以不是偽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
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
之。

柴中行正氣
獨存

柯挺曰。道學之在天下。國是賴之以明。人心賴之以正本。不可
一日無者也。自王淮倡為偽學之說。而陳賈劉德秀之徒。又從
而附和之。遂使道學之名。為世大禁。彼小人者。不惟肆其禁錮
之謀。而又令天下之學者。必自書其為非偽。苟見之不明。而守
之不定。未有不舍所學。以從人也。惟柴中行。其見道也。真其從
道也。卓故雖惕之以威。而守不移。怵之以勢。而志不挫。卒能全
其所學之正。而吾道之功。用賴之以
維持。豈非正氣之浩然。而獨存者哉。

鑑冬十月。召陳賈為兵部侍郎。以其常擊朱熹也。

沈繼祖論朱
熹

鑑十二月。罷秘閣脩撰致仕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于道州時。臺
諫皆迎合韓侂胄意。以攻偽學。然憚清議。未有誦言攻熹者。胡紘
獨草疏將論之。會改太常少卿。不果。及沈繼祖追論程頤之罪。侂
胄薦為御史。紘即以疏草授之。繼祖遂誣論熹十罪。且言熹剽竊

程頤張載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訂義。

謂妄言若笙簧
之鼓動以致惑

亂天下之
人耳目也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

其黨。與殮食。淡衣褻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

在廣信府
鉛山縣北

鵝湖
山下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在長沙
府治後潛形匿迹。如鬼如魅。乞禡

熹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送別州編管。詔熹落職。罷祠

竄元定于道州。已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熹。以絕偽學。謝深甫抵

其書于地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果何罪事。乃止。元定

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群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子正蒙授元

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

絕頂。在建寧府建陽縣崇泰里後理宗
御書西山二大字表之。石刻尚存忍饑啖齏。以讀書聞熹名。

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

論諸經。與義講。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尤

此孔孟正脉

此吾老友

季通不挫之志

袁楊萬里交薦于朝。召之不起。築室西山。將為終焉之計。會偽學偽黨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眾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腳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山名在永州府寧遠縣東北遠近來學者日眾。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忽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本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熹疏釋四書及傳易詩編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

獨行不愧影
安靜以還造化舊物

與季通言而不厭

復參訂。啟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藁。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著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皆行于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

綱胡紘未達時。嘗謁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鷄尊酒。山中未為乏也。及是為監察御史。乃銳然以擊熹。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奏乃成。

綱丁巳三年。金承安二年。西遼天禧三十年。夏天慶四年。夏閏六月。貶留正為光祿

卿。居之邵州。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見。論偽學之黨。公變而為逆黨。防之不可不至。又論留正。共引偽學之罪。侂胄大喜。即日降旨。除三傑右正言。正坐貶。

鑑冬十二月。籍偽學。罷吏部侍郎黃由。知綿州王沆。上疏乞置偽學之籍。於是偽學逆黨得罪。著籍以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蘭四

者籍五十九人

人爲之首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陳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萬里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遠孫元卿原燮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顥周南吳彞勝李直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皇甫斌危仲任張致遠楊宏中張衡周端朝林仲麟蔣傅徐範蔡元定呂祖泰凡五十九人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而擢沆爲利州路轉運判官

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

鑑戊午四年

金承安三年○西遼天禧三十一年○夏天慶五年

夏五月加韓侂胄少傅封

豫國公賜玉帶許佩服

綱詔禁偽學右諫議大夫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爲道學之名權臣力主其說結爲死黨願下明詔播告天下於是命

極論調停之害

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告天下士民宜各改視回聽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毋赦詔既下韓侂胄大喜即遷文虎愈於要職四川都大茶馬丁逢入對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爲證京鏜

何澹附侂胄深悅逢言薦爲軍器監

及之叙知遇之意

綱秋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爲吏部尚書諂事韓侂胄尤甚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叙其知遇之意衰遲之態不覺屈膝侂胄憐之改同知樞密院事侂胄嘗值生辰群公畢集及之後至閤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闈未及閉遂俯俛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爲笑

由竇屈膝之語

王宗沐曰禮義廉耻士之元氣而折衝禦侮者國之衛氣也漢唐之衰其士人亦豈無有用賄附勢而進者然猶或畏人知之是尚廉耻之心未亡也宋之士習自蔡京而後廉耻道喪以極于紹興慶元之間至如許及之趙師彞程松蘇旦極矣士人如

此則朝廷無紀綱無紀綱則天下無善政白日乞哀而不待暮夜小利競利而不待顯官元氣先蹶又何以禦侮責沿江將臣也縉紳相胥爲夷是可痛也已

鑑育太祖十世孫與愿于宮中是時帝子充冲惠王峻卒未有皇嗣京鏜等請擇宗室子育之遂詔育燕懿王德昭後與愿于宮中年六歲矣

鑑以趙師異音擇爲工部侍郎師異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

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異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小果核侑觴啓之

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慙沮侂胄有愛妾張譚王

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侂

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異聞之亟市北珠

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爲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過南園山

此真田舍間氣象

莊顧竹籬草舍謂師異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

粟金蒲桃

聞大嗥音毫叢薄視之乃師異也侂胄大笑聞者莫不鄙之後師異

以他事罷官諸生爲詩誚之曰曾學犬吠村莊之句即指此也

鑑已未五年金承安四年○西遼天禧三十二年○夏天慶六年春正月尊紹熙從臣彭龜

年曾三聘官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

而漏言汝愚竄之既而逃還臨安韓侂胄聞之乃使璉誣告汝愚

定策時有異謀及具列賓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鞫彭

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

草駁奏袖錄黃謂侂胄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爲不盛然而至今得

罪于清議者以同文獄故耳相公胡爲蹈之侂胄曰某初無此心

以諸公見迫京鏜劉德秀實主其議侂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張

奎劉三傑張巖程松等論之不已詔累累赦宥宜免然猶奪官而擢璉進義副尉

光祖撰涪州學記
學者明聖道以脩身

鑑三月放前起居舍人劉光祖于房州。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偽，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為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懷奸，和附偽學，欺世罔上，遂落職。
綱秋八月，帝始朝太上皇帝于壽康宮，成禮而還。明日，群臣以過宮上壽禮，成奉表稱賀。

巢捷子曰：光宗不朝孝宗，始以李后及閹寺交構，繼以嬰疾辭而不往。今寧宗於光宗未聞有離間之者，自即位至今始一朝於壽康，得非平日見光宗不朝上皇，遂為常事耶？吁！汝愚已死，朱熹落職，諸正人端士皆以為偽學禁絕之，誰為寧宗開陳孝道耶？韓侂胄等在朝，諸姦悉皆無父無君之心，未聞致一調和也。父子之心本乎天性，自然慈烏尚能反哺，光寧獨何人何心哉！

鑑九月，加韓侂胄少師，討平原郡王。

鑑庚申六年金承安五年○西遼天禧三十三年○夏天慶七年春閏二月，復留正少保，觀

文殿大學士致仕，正輔佐三朝卒，謚忠宣。

鑑三月，故秘閣脩撰朱熹卒。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六日。家素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時攻偽學，日急，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倦，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荅。及寢疾，諸生惟葉賀孫、蔡沈九人在側。既而改大學誠意章，此為熹絕筆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諸生近者舁計，遠者為位而哭。蔡沈主喪，役黃榦主喪禮，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偽徒聚于信上，信州道上也欲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熹所著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

二十五 二十五

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辯証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集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不可稱計。其最知名者曰黃榦。李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黃顥。蔡沈。輔廣。榦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黃顥。蔡沈。輔廣。榦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衆以爲知言。○黃榦初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以女。及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與之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熹沒。榦弟子曰甚。編禮著書。講論經理。朝夕不倦。仕終朝奉郎。○李燔初見熹。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

道統待人而後傳
任傳道之責者數人
周程張子繼其絕
黃榦知言
與之處甚有益
吾道之託在此

李燔以弘名其齋
李燔進學可畏
李燔處事不苟
到處及物即功業
劉炳一以謀道明理爲心
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燔因以弘名其齋。凡諸生未達者。熹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熹折衷之。諸生畏服。熹語人曰。燔進學可畏。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也。居家講道。學者宗之。仕終直華文閣。○劉燾從熹游。發明淵源道學。以倡諸儒。著禮記解。周易解。雲莊外藁。續藁行世。仕至禮部尚書。謚文簡。號雲莊居士。○劉炳字韜仲。從熹學。一以講道明理爲心。熹釋四書及傳易詩。編通鑑綱目。太極圖等書。皆與炳往復論辯。參訂著四書問目。綱目要略。仕終通奉大夫。謚文安。學者稱曰陸堂先生。○張洽從熹學。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子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圖之說。熹嘉其篤志。謂黃榦曰。所望以求斯道之傳者。二三君也。洽自少用力於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爲

李燔以弘名其齋
李燔進學可畏
李燔處事不苟
到處及物即功業
劉炳一以謀道明理爲心
所望以求道之傳者二三君

二五五
二五五
二五五

張洽勇不可奪

則勇不可奪著春秋集註地理沿革表行于世仕終直寶章閣○

林宗臣奇陳淳

陳淳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人事業也因授

此非聖人事業

以近思錄淳讀之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熹至漳淳請受教為學

南來喜得陳淳

益力熹語人曰吾南來喜得陳淳由是所聞皆要切語及熹沒淳

陳淳名播天下

追思之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

觀子自是寡過

條緒恬退自守名播天下多所著述仕終安溪主簿○李方子端

李方子以果名齋

謹純篤初見熹熹謂曰觀子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

幸於大本有見處

緩中要果决方子遂以果名其齋居家竟日危坐未嘗傾側對賓

此心常覺泰然

客一語不妄發嘗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

朱子發聖人之精蘊

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漬耳○黃顥性行端飭以孝友稱○

輔廣淳謹勤恪嘗著四書纂疏詩傳童子問以發明師旨○蔡沈

元定子也著書傳

朱子集諸儒

天成朱子當代大賢

周恭日子朱子發聖人未發之精蘊集諸儒未集之大成正

心脩身安貧樂道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誠當代之大賢也然幸

思讒邪弗果大用非朱子之不幸乃宋室之不幸也萬世而下

仰其餘澤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顧不偉哉是以朱子

之屈於一時正所以伸於後世豈若凡卉之流春榮而秋

瘁耶嗚呼若朱子者可謂身雖沒而名不與之俱沒矣

劉定之曰朱熹之學後世論者以為集諸儒之大成夫小成者

有所缺而不全有所偏而不中集之而後為大成也熹於生乎

其前之諸儒若周之精程之正固非有待於熹而後能全其所

或缺中其所或偏至於康節之高明而稍未即乎實橫渠之弘

毅而猶未至乎熟乃若待乎熹有以實其所未實熟其所未熟

者然亦不可謂彼缺而此全彼偏而此中由是言之熹於生乎

朱熹歲寒松栢朱熹斯道梁棟

大成何也熹之時諸儒為言人人不同言度數者蔡元定父子

朱熹斯道梁棟

之於地理樂律有指歸矣熹與之上下其論而昭合焉言述作

朱熹斯道梁棟

者周必大諸人燁乎以所長著稱也熹非徒與之講評賡酬可

朱熹斯道梁棟

相伯仲而文考昌黎之異賦明靈均之秉詩開陶韋之門使來

朱熹斯道梁棟

者不迷其途焉於施諸用者辭受進退不屈其節告君必以格

朱熹斯道梁棟

致誠正而不小其道臨民幹方鋤奸救患之不遺其力視當時

朱熹斯道梁棟

制學之志事功者陳同父輩反過之也於求諸史者未嘗若呂

朱熹斯道梁棟

祖謙之專而綱目繼春秋功過呂矣呂與張敬夫輔翼熹以共

朱熹斯道梁棟

究遺經不幸短世而熹歲寒松栢為斯道之梁棟又過張呂惟

朱熹斯道梁棟

陸象山兄弟始與熹異論而熹卒兼其所長以為已有予考熹

朱熹斯道梁棟

與項平父書云子靜專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道問學為多是

朱熹斯道梁棟

與項平父書云子靜專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道問學為多是

朱熹去短集
長
子靜好處不
可揜

問朱陸異同
何如
朱陸終身不
相一

以彼之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詳熹自覺於義理不敢
亂說而緊要為已多不得力又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
墮一邊爾又與呂祖謙書云子靜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
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邪然則所謂熹集諸儒
之大成者度數也述作也事功也史也經也道問學也尊德性
也其塗如此也蔡也周也陳也呂也張也陸也諸儒之趨於其
塗如此也而熹據其會以要之殊塗而同歸
於已焉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者此之謂也
程敏政曰朱陸兩先生出於洛學消蝕之後並以其說講授於
江之東西天下之士靡然從之然兩先生之說不能不異於早
年而亦同於晚歲學者未之考至謂朱子偏於道問學陸子偏
於尊德性蓋終身不能相一也嗚呼是豈善言德行者哉夫朱
子之道問學固以尊德性為本豈若後之講析編綴者畢力于
陳言陸子之尊德性固以道問學為輔豈若後之忘言絕物者
悉心於塊坐余誠懼夫心性之學將復晦且尼於
世而學者狃於道之不一也考究其故詳著于篇

綱秋七月以陳自強簽書樞密院事自強嘗為韓侂胄童子師及
侂胄當國自強入都待銓欲見之無以自通就居主人出入侂胄
家為入言之一日侂胄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于堂
延自強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踧踖莫敢居上者侂胄徐

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其才即除大學
錄未踰歲三遷為秘書郎既入館即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
御史中丞旬日遂秉政

鑑八月太上皇帝崩

陳桎曰光宗幼有令聞嚮用儒雅及即位之初總權綱屏蔽倖
薄賦緩刑有可觀者及宮闈妬悍閣寺交構驚擾致疾孝養遂
怠孝宗之
業衰焉

綱京鏜卒鏜初為刑部尚書帝甚尊禮之及韓侂胄權勢震天下
鏜一變其素守於國事漫無可否但奉行侂胄風旨又薦劉德秀
排擊善類偽學之名鏜實發之

綱九月婺州處士呂祖泰上書乞斬韓侂胄詔配祖泰于欽州屬
州牢城祖泰祖儉從弟也性疏達尚氣誼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
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

祖泰疏達尚
氣誼

道學所恃以
為國

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兒也至是祖儉卒祖泰
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畧
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為國者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
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
強侂胄童稚之師躡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邪
蘇師旦平江今蘇州府吳縣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厮役人人知之今師旦
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
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
此願亟誅侂胄師旦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
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
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
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今縱不殺

祖泰期以身
悟朝廷

猶當杖黥竄之遠方侍御史陳謙亦以為言乃杖祖泰一百配欽
州牢城收管祖泰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尹
為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為章試言之吾且置汝祖泰大笑曰公
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
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
耳祖泰既得罪御史林采言偽習之成造端自周必大宜加絀削
施康年亦言必大首倡偽徒私植黨與遂貶必大為少保

祖泰浩然之
氣
祖泰千古英
豪

張時泰曰祖泰無官守言責者也特激于中心不平故以死攻
之耳今讀其章猶可以想見其浩然之氣矣噫千古英豪舍祖
泰其誰歎

鑑
冬十月加韓侂胄太傅

